



1586  
14



門入 214  
1586  
卷 18

第六十一回

夫下一回。瓶兒方死。此回宴重陽。乃不起之信也。然先陪寫一燒陰戶。且夾寫一金蓮之淫。是未寫瓶兒之死。机先已寫西門之死机也。何則。西門死時。自王六兒家來。以及潘六兒繼之。方死。今自王六兒家來。潘六兒繼之。已明。七前後對照。豈非死机已伏。故于伏西門死机之時。即夾寫春梅發動之机。蓋春梅別茂而西門已冷落于夕陽衰艸矣。何以見春梅發動之机。曰以申二姐見之。蓋春梅固雁二姐也。二姐者。二為少陰。六為老陰。明對六兒而名之也。然郁二姐

者鬱結其氣千蓮開之時也。今西門冷落已來，瓶磬花殘，其久鬱之二姐已將伸其志矣。故用入申二姐後文罵之，正所以一吐從前之鬱。夫至春梅之氣盡吐，將又別換一番韶華而去。日之春光能不盡付東流乎？故西門亦隨之而死。蓮杏亦因之而散也。然插此意于瓶兒未死之先，真是龍門再世。欲寫瓶兒之病，不能暢其筆意，則用寫醫至再至三。其講病源論藥方，一時匆忙景象，則瓶兒之病不言而自見。若入俗手，一篇如何病重的七剝七，到底寫不出也。

寫筆命起數。因見忙迫光景，又爲冰鑑卜龜作照也。瓶兒本是花瓶，止爲西門是生藥舖中人，遂成藥瓶。而因之竹山亦以藥投之。今又聚胡趙何任諸人之藥入內，宜乎喪身黃土，不能與諸花作綠也。故以諸醫人相亂成趣。

第六十一回

西門慶乘醉燒陰戶

李瓶兒帶病宴重陽

詞曰

蛩聲泣露驚秋。枕淚濕鴛鴦。錦獨卧玉肌涼。殘更與恨長。陰風翻翠幌。雨灑燈花暗。畢竟不成眠。鴉啼金井寒。

右調菩薩蠻

忽然一日韓道國舖中回家睡到半夜他老婆王六兒與你商議道你我被他照顧掙了恁些錢也該擺席酒兒請他來坐七况他又丟了孩兒只當與他釋悶他能吃多少

彼此好看，就是後生小郎，看着到明日南邊去，也知財主和你我親厚。直照揚州胡秀酒後一鬧比別人不同。韓道國道：「我心裡也是這等說明。明白初五日，是月忌不好，到初六日安排酒席，叫兩個唱的，具個柬帖，等我親自到宅內請老爹散悶坐。我晚夕便往舖子裡睡去。王六兒道：「平白又叫甚麼唱的，只怕他酒後要來這屋裡坐，不方便。隔壁樂三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申二姐年紀小小的，且會唱，他又是瞽目的，請將他來唱。」罷要打發他過去，還容易。韓道國道：「你說的是。」四字乃忘入一生声目一宿晚景，題過到次日，韓道國走到舖子裏，央及溫秀才寫了個請柬兒，親見西門慶，

道：「明日小人家裡治了一杯水酒，無事請老爹步下臨散悶坐一日。」因把請柬遞上去。西門慶看了，說道：「你如何又費此心？我明日倒沒事，衙門中回家就去。韓道國作辭出門。到次早，拿銀子叫後生胡秀買飯菜蔬，一面叫厨子整理，又拿轎子接了申二姐來。王六兒同了髮，何候下好茶好水單等。西門慶來到，等到午後，只見琴童兒先送了一罈葡萄酒來，然後西門慶坐着涼轎，玳安王經跟隨到門首，下轎頭戴忠靖冠，身穿青水緯羅直身粉頭皂靴。韓道國迎接入內，見畢禮教，說道：「又多謝老爹賜將酒來，正面獨上安放一張交椅。」西門慶坐下，不一時，王

六兒打扮出來與西門慶盪了四個頭回後邊看茶去了。須臾王經拿出茶來韓道國先取一盞舉的高七的奉與西門慶然後自取一盞傍邊相陪吃畢王經接了茶盞下去韓道國便開言說道小人承老爹莫大之恩一向在外家中小媳婦承老爹照顧明說王經又蒙抬舉叫在宅內答應感恩不淺前日哥兒沒了雖然小人在那里媳婦兒因感了些風寒不曾往宅裡吊問的恐怕老爹惱今日一者請老爹解七悶二者就恕俺兩口兒罪西門慶道無事又叫你兩口兒費心說着只見王六兒也在傍邊坐下因向韓道國道你和老爹說了不道國道我還不曾說哩西門慶問道是甚麼王六兒道他今日要內邊請兩位姐兒來伏侍老爺我恐怕不方便有何不便故不去請隔壁樂家常走的一個女兒叫做申二姐諸般大小時樣曲兒連數落都會唱我前日在宅裡見那一位郁大姐唱的也中中的還不如這申二姐唱的好叫我今日請了他來唱與爹听未知你老人家心下何如若好到明日叫了宅裡去唱與他娘每听西門慶道既有女兒亦發好了你請出來我看不一時韓道國叫玳安上來替老爹寬去衣服一面安放桌席胡秀擎菜菜案酒上來王六兒把酒打開盪熱了在旁執壺道國把盞與西門慶安席坐下然後纔叫出

申二姐來西門慶睜眼觀看見他高髻雲鬟插着几枝稀  
稀花翠淡々釵梳綠襖紅裙頭一對金蓮趨々桃腮粉臉  
抽兩道細々春山望上與西門慶磕了四個頭西門慶便  
道請起你今青春多少申二姐道小的二十一歲了又問  
你記得多少唱申二姐道大小也記頂十套曲子西門慶  
令韓道國旁边安下个坐兒與他坐申二姐向前行畢礼  
方纔坐下先拿箏來唱了一套秋香亭然後吃了湯飯添  
換上來又唱了一套半萬賊兵落後酒闌上來西門慶分  
付把箏拿過去取琵琶與他等他唱小詞兒我听罷那申  
二姐一逕要施逞他能不能唱于是輕搖羅袖款跨鮫綃

頭開喉音把絃兒放得低低的彈了个四不應山坡羊唱  
完了韓道國叫渾家滿斟一盞遣與西門慶王六兒因說  
申二姐你還有好鎖南枝唱两个與老爹听那申二姐就  
改了調兒唱鎖南枝道

初相會可意人年少青春不上二旬黑髮々兩朶烏雲  
紅馥々一點朱唇臉賽天桃如嫩筍若生在画閣蘭堂  
端的也有个夫人分可惜在章臺出落做下品但能勾  
改嫁從良勝強似棄舊迎新

初相會可意嬌月貌花容風塵中最少瘦腰肢一捻堪  
描俏心腸百事難學恨只恨和他相逢不早常則怨席

上樽前淺斟低唱相偎抱一覷一个真一看一个飽雖  
然是半霎懽娛杖且將悶解愁消

西門慶听了這兩個鎖南枝正打着他初請了鄭月兒那  
一節事來心中甚喜明說出又王六兒滿上的又斟上一

盞笑嘻嘻說道爹你慢上兒的飲申二姐這個纔是零頭  
見他还記的好些小令兒哩到明日開了拿轎子接了唱  
與他娘每听管情比郁大姐唱的高西門慶因說申二姐  
我重陽那日使人來接你去不去申二姐道老爹說那里  
話但呼喚怎敢違阻西門慶听見他說話伶俐心中大喜  
不一時收杯換盞之間王六兒恐席間說話不方便叫他

唱了几套悄悄向韓道國說叫小厮玳安兒送過樂三嫂  
家歇去罷臨去拜辭西門慶向袖中掏出一包兒三錢銀  
子賞他買絃申二姐連忙磕頭謝了西門慶約下我初八  
日使人請你去王六兒道爹只使王經來對我說等我這  
里叫小厮請他去說畢申二姐往隔壁去了一个韓道國  
與老婆說知也就往舖子裡睡去了又一只落下老婆在  
席上此句有陪西門慶擲骰飲酒吃了一回兩個看吃  
的涎將上來西門慶推起身更衣就走入婦人房裡兩個  
頂門頑耍王經便把燈燭移出來在前半間又和玳安  
琴童兒做一處飲酒又安頓那後生胡秀在厨下偷吃了



几碗酒

方出胡秀

打發厨子去了，走在王六兒隔壁供養佛祖

先堂內地下鋪着一領蓆就睡着了，睡了一晝起來忽听

見婦人房裡声喚，又見板壁縫裡透過灯亮來，只道西門

慶去了，韓道國在房中宿歇，暗上用頭上簪子刺破板縫

中糊的紙往那邊張看見，那邊房中亮騰騰點着灯燭，不

想西門慶和老婆在屋裡正幹得好伶。俐。看。見。把。老

婆兩隻腿却用脚帶吊在床頂上，西門慶上身止着一件

綾襖兒，下身赤露。

是胡秀眼中

就在床沿上一來一往一動一

靜搦打的連声响亮，老婆口裡百般言語都叫將出來，良

久只听老婆說我的親達，你要燒淫婦隨你心裡揀着那

塊只顧燒淫婦不敢攔你，左右淫婦的身子屬了你的怕

那些兒了，西門慶道只怕你家裡的與是的老婆道，那忘

八七個頭八個胆，他敢噴他靠着那裡過日子哩。

一路寫來確是

王六兒作潘

六兒不得，西門慶道你既一心在我身上，等這遭打發

他和來保起身亦發留他長遠在南邊做个買手置貨罷。

必講生意

是大章洪，老婆道等走過兩遭見却叫他去省的閒着在

家做甚麼，他說倒在外边走慣了，一心只要外邊去，你若

下顧他可知好哩，等他回來我房裡替他尋下一个我也

不要他一心撲在你身上，隨你把我安插在那里就是了。

我若說一句假把淫婦不值錢身子就爛化了，西門慶道

我兒你快休賭誓，兩個一動一靜，都被胡秀听了，个不亦

樂乎。自只听至此，是一氣文字。韓道國先在家中不見胡秀，只說往舖

子裡睡去了。走到段子舖裡，問王顯榮海說他沒來。韓道

國一面又走回家，叫開門前後尋胡秀，那裡得來。只見王

經陪玳安琴童三個在前邊吃酒。胡秀聽見他的語音來，

家連忙倒在蓆上，又推睡了一時。韓道國點灯尋到佛

堂地下，看見他鼻口內打鼾，鼻口一齊打用脚踢醒，罵

道：賊野狗死囚，還不起來！我只說先往舖子裡睡去，你原

來在這里挺得好，竟兒還不起來，跟我去那胡秀起來推

搥了搥，搥搥上睡，上睡韓道國往舖子裡去了。西門慶弄老

婆，便非胡秀此日看破，為道國杭州出醜，則太師府中出

婆直弄勾有一个時辰，方纔了事，燒了王六兒心口裡并

被蓋子上屋亭骨兒上，其二處香老婆起來穿了衣服，叫

了頭打發盥水，淨了手，重篩煖酒，再上佳餚，情話攀盤桓

吃了几鍾，方纔起身，上馬。玳安王經琴童三個跟着到家

中，已有二更天氣，走到李瓶兒房中，李瓶兒睡在床上，見

他吃的醜七兒的進來，說道：你今日在誰家吃酒來？西門

慶道：韓道國家請我，見我去了孩子，與我釋悶。他叫了个

女先生中二姐來，年紀小小，好不會唱，又不說郁大姐等

到明日重陽，使小廝拿轎子，接他來家唱兩日。你每听就

與你解七悶，你緊心裡不好，休要只顧思想他了。說着就

要叫迎春來脫衣裳和李瓶兒睡。李瓶兒道：你沒的說，我下邊不住的長流下頭替我煎藥哩。你往別人屋裡睡去罷。你看我成日好模樣兒罷了，只有一口遊氣兒在這里。又來纏我起來。西門慶道：我的心肝，我心里捨不得你，只要和你睡如之奈何。李瓶兒瞟了他一眼，笑了笑，見誰信你那虛嘴掠舌的。我到明日死了，你也捨不的我罷。說者自分未必死也，又道亦發等我好兒，你再進來和我不知出口成讖矣。睡也不遲。西門慶坐了一回，說道：罷了，你不留我等，我往潘六兒那邊睡去罷。李瓶兒道：原來你去省的屈着你那心腸兒，他那裡正等的你。火裡火發，你不去却怕惚兒來。

我這裡纏

深七埋恨

西門慶道：你恁說，我又不去了。李瓶兒微

笑道：我哄你哩。你去罷。于是打發西門慶過去了。李瓶兒起來，坐在床上，迎春伺候他吃藥，拿起那藥來，止不住撲簌簌香腮邊，滾下淚來，長吁了一口氣，方纔吃了那盞藥。

子虛因氣何如

正是

心中無限傷心事

付與黃鸝叫几声

不說李瓶兒吃藥睡了，單表西門慶到于潘金蓮房裡，金蓮總叫春梅罩了灯，上床睡下，忽見西門慶推開門進來，便道：我兒又早睡了。金蓮道：稀倖那陣風兒刮你到我這屋裡來。喜出望外因問你今日往誰家吃酒去來。西門慶道：韓

夥計打南邊來見我沒了孩子一者與我釋問二者照顧  
他外邊走了這遭請我坐七金蓮道他便在外邊你在家  
又照顧他老婆了剛寫王六兒的是王六兒接寫瓶兒的  
是瓶兒再接筆寫金蓮又的是金蓮絕  
不一點差錯西門慶道夥計家那裏有這道理婦人道夥  
真是史筆計家有這道理齊腰拴着根線兒只怕合過界兒去了  
你還搗鬼哄俺每哩俺每知道的不耐煩了你生日賊淫  
婦他沒在這里你悄上把李瓶兒壽字簪子此是却將試  
菓時所贈王  
六兒之簪補出文字直干黃貓黑尾偷與他却叫他戴了  
來施展大娘孟三兒這一家人子那個沒看見吃我問了一  
句他把臉兒都紅了他沒告訴你今日又摸到那裡去賊

沒廉耻的貨一个大捧瓜長淫婦喬眉喬樣揮的那  
長上的搽的那嘴唇鮮紅的倒相人家那血瓖甚麼好  
婆一个大紫腔色黑淫婦我不知你喜欢他那些兒噴道  
把忘八舅子也招惹將來一早一晚叫他好往回傳話兒  
西門慶堅執不認笑道怪小奴才兒單管只胡說那裡有  
此勾當今日他男子漢陪我坐他又沒出來婦人道你拿  
這個話兒來哄我誰不知他漢子是個明忘八又放羊又  
拾柴一徑把老婆丟與你圖你家買賣做要賺你的錢使  
你這傻行貨子只好四十里斯鏡响罷了西門慶脫了衣  
裳坐在床沿上婦人探出手來是睡下情景  
一絲不乱把褲子扯開

摸見那話軟叮嚙的，托子還帶在上面，說道：「可又來，你臘鴨子煮在鍋裡，身子兒爛了，嘴頭兒還硬，見放着不語，先生在這里強盜和那淫婦，怎麼弄聳？」到這咱晚，總來家，甚不憤他，弄的恁個樣兒。甚不忍他，嘴頭兒還強哩，你賭這咱晚。個誓，我叫春梅管一甌子凉水，你只吃了，我就算你好胆子。論起來，鹽也是這般鹹，是醋也是這般酸。是上，禿子包網巾，饒這一坵子兒也罷了。若是信着你意見，把天下老婆都要遍了，罷賊沒羞的貨，一个大眼裡火行貨子，你早是個漢子，若是個老婆，就養遍街，合遍巷，几句說的，西門慶聽了，前只是笑。

一路開口一串鈴，是金蓮的話作并兒，不得作玉樓月，戲春梅亦不得故妙。

上的床來，叫春梅篩熱了燒酒，把金穿心盒兒內藥拈了一粒，放在口裡，嚙下去，仰臥在枕上，令婦人我兒你下去替你達品，七起來是造化。王六兒弄軟又要潘六兒弄硬，王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几乎不造化，潘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几乎不造化，造化潘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几乎不造化，造化潘六兒造化時潘六兒几乎不造化。陰双伏一硬不復軟之時，兩六兒又各自尋造化，造化見西門可以造化人，而自無造化，以活于世，可嘆可畏。那婦人一徑做喬張致，便道：「好乾淨兒，你在那淫婦窩，確子裡鑽了來，叫我替你晒，可不贖殺了我。」西門慶道：「怪小淫婦兒，單管胡說白道的那里，有此勾當。」婦人道：「那里有此勾當，你指着肉身子賭個誓麼？」亂了一回，叫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褲子裡掏出一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

朱唇裏沒鳴啞半响啞弄的又與尋常品玉不同那話奢稜眺腦暴

怒起來乃騎在婦人身上縱塵柄自後插入牝中兩手兜

其股躡踞而擺之肆行搗打連声响亮燈光之下窺玩其

出入之勢婦人倒伏在枕畔舉股迎奏者久之西門慶興

猶不愜以上反將婦人仰臥朝上以下正那話上使了紅粉藥

兒頂入去執其双足又舉腰沒稜露腦掀騰者將二三百

度婦人禁受不的喚目顫聲妙景不可令人見者沒口子叫達口沒

子三字即掀騰二百度注脚也你這遭兒只當將就我不使上也罷

了西門慶口中呼叫道小淫婦兒你怕我不怕再敢無禮

不敢與葡萄對針婦人道我的達七罷麼你將就我句些見我

句再不敢了句蓋金蓮一面叫西門一面提故斷七達

慢七提看提散了我的頭髮叫慢七正是不慢七兩個顛鴛

倒鳳足狂了半夜方纏体倦而寢話休饒舌又早到重陽

令節西門慶對吳月娘說韓夥計前日請我一个唱的申

二姐生的人材又好又會唱我使小厮接他來留他兩日

叫他唱與你每听又分付厨下收拾餚饌菓酒在花園大

捲棚聚景堂內安放大八仙桌與合家宅眷慶賞重陽不

一時王經轎子接的申二姐到了又到後邊與月娘衆人

磕了頭月娘見他年小生的好模樣兒問他套數也會不

多諸般小曲兒倒記的有齊些一面打發他吃了茶食先

叫在後邊唱了兩套，然後花園擺酒席，那日西門慶不曾往衙門中去，在家看着養了菊、花、請了月娘、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大姐都在席上坐的，春梅、玉簫迎春、蘭香在旁斟酒伏侍。甲二姐先拿琵琶，在旁彈唱。那李瓶兒在房中因身上不方便，請了半日，纔來，拾似風兒刮倒的一般。寫病只如此寫強打着精神，陪西門慶坐，衆人讓，他酒兒也不大吃。西門慶和月娘見他面帶憂容，眉頭不展，說道：「李大姐，你把心放開，叫甲二姐彈唱曲兒，你听。」玉樓道：「你說與他，叫他唱甚麼曲兒，他好唱。」李瓶兒只顧不說，正飲酒中間，忽見王經走來說道：「應二爹常二叔來了。」西門慶道：「請你應二爹常二叔在小捲棚內坐，我就來了。」王經道：「常二叔叫人拿了兩個盒子在外頭。」西門慶向月娘道：「此是他成了房子，買禮來謝我的意思。」月娘道：「少不的安排些甚麼管待他，怎好空了他去。」你陪他坐去。我這裡分付看菜兒。西門慶臨出來，又叫甲二姐：「你唱个好曲兒與你六娘听。」寫出鍾愛一直往前邊去了。金蓮道：「也沒見這李大姐隨你心裡說个甚麼曲兒，叫甲二姐唱，就是了。辜負他爹的心厚，爲你叫將他來，你又不言語，催逼的李瓶兒急了半日，纔說出來，你唱个紫陌紅塵罷。」那甲二姐道：「這個不打緊，我有子是取過筆來，頓開喉音，細七唱了一

套唱畢吳月娘道李大姐好甜酒兒你吃上一鍾兒李瓶  
兒又不敢違阻拿起鍾兒來咽下一口兒又放下了只寫病  
此寫坐不多時下邊一陣熱氣上來又往屋裡去了不題只寫病  
只如且說西門慶到正看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盆都  
峙節在松墻下正看花原來松墻兩邊擺放二十盆都  
是七尺高各樣有名的菊花也有大紅袍狀元紅紫袍金  
帶白粉西黃粉西滿天星醉楊妃玉牡丹鶯毛菊鴛央花  
之類西門慶出來二人向前作揖常峙節即喚跟來人把  
盒兒掇進來西門慶一見便問又是甚麼伯爵道常二哥  
蒙哥厚情成了房子無可酬答叫他娘子製造了這盒螃  
餅并兩隻爐燒鴨兒邀我來和哥坐坐西門慶道常二哥  
你又費這個心做甚麼你今正病癒好了病又禁害他伯  
爵道我也是恁說他說道別的東西兒來了怕哥不稀罕  
西門慶令左右打開盒兒觀看四十個大螃蟹都是剔剝  
淨了的裡邊釀着肉外用椒料姜蒜米兒團粉裹就香油  
煤醬油醋造過香噴噴七酥脆好食又是兩大隻院中爐燒  
熟鴨西門慶看了即令春鴻王經掇進去分付拿五十文  
錢賞拿盒人因向常峙節謝了琴童在旁掀簾請人翡翠  
軒坐伯爵只顧誇獎不盡好菊花問哥是那里尋的西門  
慶道是官磚廠劉太監送的這二十盆就連盆都送與我



了反重在盆是市井人愛花伯爵道花到不打緊這盆正是官窑双繡  
鄧漿盆都是用絹羅打用脚蹴過泥燒造這個物兒與  
蘇州鄧漿磚一個樣兒做法如今那里尋去誇只誇  
盆是市井西門慶喚茶來吃了因問常二哥几時搬過去伯  
爵道從兌了銀子三日就搬過去了昨見好日子買了些  
雜貨兒門首把舖兒也開了就是常二嫂兄弟替他在舖  
裡看銀子兒西門慶道俺每几時買些禮兒休要人多了  
再邀謝子純你三四位我家裡整理菜兒抬了去休費煩  
常二哥一些東西叫兩位妓者咱每替他煖七房要一日  
常時節道小弟有心也要請哥坐坐筭計來不敢請地方  
兒窄狹只怕褻了哥西門慶道沒的扯淡那里又費你  
的事起來如今使小廝請將謝子純來和他說七即令琴  
童兒快請你謝爹去伯爵因問哥你那日叫那兩個去西  
門慶笑道叫將鄭月兒和洪四兒去罷伯爵道哥你是個  
人休請他就不對我說聲我怎的也知道了比李桂兒風  
月如何西門慶道通色絲子女不可言伯爵道他怎的前  
日你生日時那等不言語扭七的也是个肉佞賊小淫婦  
兒西門慶道等我到几時再去着也攜帶你走七你月娘  
會打的好双陸你和他打兩貼双陸伯爵道等我去混那  
小淫婦兒休要放了他西門慶道你這歪狗才不要惡識

他便好正說着謝希大到了吉若單坐下西門慶道常二

分明要寫下文作兒死後几篇大文字恐直已出落有

哥如此這般新有了華居瞞着俺每已搬過去了咱每入

痕故虛寫一事以預爲觀疊使看者擬看下即常二爰

隨意着些分資休要費煩他絲毫我這里整洽便當叫小

房不知一過并兒死也

厮抬到他府上我還叫兩個妓者咱要一日何如謝希大

道哥分付每人出多少分資俺每都送到哥這里來就是

了還有那几位西門慶道再没人只這三四个兒每人二

星銀子就勾了伯爵道十分人多了他那里没地方兒正

說着只見琴童來說吳大舅來了西門慶道請你大舅這

里來坐不一時吳大舅進入軒內先與三人作了揖然後

與西門慶敘禮坐下小厮拿茶上來同吃了茶吳大舅起

身說道請姐夫到後邊說句話兒西門慶連忙讓大舅到

後邊月娘房裡月娘還在捲棚內與衆姊妹吃酒听唱听

見說大舅來了爹陪着在後邊說話哩一面走到上房見

大舅道了萬福叫小玉遞上茶來大舅何袖中取出十兩

銀子遞與月娘說道昨日府裡總領了三錠銀子姐夫且

收了這十兩餘者待後次再送來西門慶道大舅你怎的

這般計較且使着慌怎的大舅道我恐怕遲了姐夫的西

門慶因問舍殿修理的也將完了大舅道還得一個月終

完西門慶道工完之時一定撫按有些獎勵大舅道今年

考選軍政在迤還望姐夫扶持大巡上替我說七

還十兩者爲此

西門慶道、大舅之事、都在於我、說畢、話月娘道、請大舅前  
邊同坐罷、大舅道、我去罷、只怕他三位來、有甚麼話說、西  
門慶道、沒甚麼說、常二哥新近問我、借了幾兩銀子、買下  
了兩間房子、已搬過去了、今日買了些禮來謝我、七節間  
留他每坐坐、大舅來的正好、於是讓至前邊坐了、月娘連  
忙叫厨下打發菜兒上去、琴童與王經先安放八仙桌席  
端正、西門慶旋叫開庫房、拿出一罈夏提刑家送的菊花  
酒來、打開映碧甃清、噴鼻香、未曾篩、先搵一瓶凉水、以去  
其蓼辣之性、然後貯于布甌內、篩出來、醇厚好吃、又不說  
葡萄酒、金蓮將謝矣、只竟自生子加官、一回直寫至清明、節俱是冷、氣撲人、我是不耐讀、西門既死以後、我

更不耐讀、西門未死以前、叫王經用小金鍾兒斟一杯兒、先與吳大舅  
嘗了、然後伯爵等、每人都嘗、極口稱羨、不已、須臾、大盤  
大碗、擺將上來、眾人吃了十頓、然後纔拿上釀螃蟹、并兩  
盤燒鴨子來、伯爵讓大舅吃、連謝希大、也不知是甚麼滋  
的、這般有球、酥脆好吃、西門慶道、此是常二哥家送我的、  
大舅道、我空痴長了五十二歲、並不知螃蟹、這般造作、委  
的好吃、伯爵又問道、後邊嫂子、都嘗了、嘗兒不曾、西門慶  
道、房下每都有了、伯爵道、也難為我、這常嫂子、真好手段、  
兒掌時、節笑道、賤累還恐整理的不堪、只叫列位哥笑話、  
吃這螃蟹、左右上來斟酒、西門慶令春鴻和書童兩個在

旁一遞一個歌唱南曲應伯爵忽听大捲棚內彈箏歌唱  
之声便問道哥今日李桂姐在這裡不然如何這等音樂  
之声西門慶道你再听看是不是伯爵道李桂姐不是就  
是吳銀兒西門慶道你這花子單管只瞎謫倒是个女先  
生伯爵道不是郁大姐西門慶道不是他這個是申二姐  
申者伸也郁者鬱也讐仇得志白虹空吐所謂鬱也眼  
見冰山形消白日目前此悶鬱一朝吐氣能不謂之神哉年  
小哩好个人材又會唱伯爵道真个這等好哥怎的不捧  
出來俺每瞧上就唱个兒俺每听西門慶道今日你衆娘  
每大節間叫他來賞重陽頑耍偏你這狗才耳朵尖的  
見伯爵道我便是千里眼順風耳隨他四十里有蜜蜂兒  
叫我也听見了謝希大道你這花子兩耳朵似竹篾兒也  
似愁听不見兩個又頑笑了一回伯爵道哥你好友叫出  
他來俺每見見兒俺每不打緊叫他只當唱個與老舅所  
也罷了你要就古執了西門慶吃他逼迫不過一面使王  
經領申二姐出來唱與大舅听不一時申二姐來望上磕  
了頭起來旁边安放交床兒與他坐下伯爵問申二姐青  
春多少申二姐回道屬牛的二十一歲了又問會多少小  
唱申二姐道琵琶箏上套數小唱也會百十來套伯爵道  
你會許多唱也勾了西門慶道申二姐你拿琵琶唱小詞  
兒罷省的勞動了你說你會唱四夢八空夫一夢一空已  
全空矣况一夢

兩空天下安往非夢亦安往非空然而不夢亦不空又你  
不可不知金瓶點題每在曲名小令是又一大章法  
唱與大舅听分付王經書童兒席間斟上酒那申二姐款  
跨鮫綃微開檀口慢七唱着衆人飲酒不題且說李瓶兒  
歸到房中坐淨桶下边似尿的一般只顧流將起來登時  
流的眼黑了起來穿裙子忽然一陣旋暈向前一頭撞倒  
在地饒是迎春在旁撈扶着還把額角上磕傷了皮和奶  
子搗到炕上半日不省人事慌了迎春忙使綉春快對大  
娘說去綉春走到席上報與月娘衆人月娘撇了酒席與  
衆姐妹慌忙走來看視見迎春奶子兩個撈扶着他坐在  
炕上不省人事便問他好七的進屋里端的怎麼來就不  
好了迎春揭開淨桶與月娘瞧把月娘唬了一跳說道他  
剛纔只怕吃多了酒助趕的他血旺了流了這些玉樓金  
蓮都說他何曾大吃酒來一面前煎灯心姜湯灌他半晌甦  
醒過來纔說出話兒來月娘問李大姐你怎的來李瓶兒  
道我不怎的妙遍坐下桶子起來穿裙子只見眼兒前黑  
黑的一塊子就不覺天旋地轉起來鏗不的身子就倒了  
月娘便要使來安兒請你爹進來對他說叫他請任醫官  
來看你是李瓶兒又嗔叫請去休要大驚小怪打攬了他  
吃酒亦是不知皆是寫瓶兒病甚一時諸人月娘分付迎  
春打舖叫你娘睡罷月娘于是也就吃不成酒了分付收

拾了家伙都歸後邊去了。西門慶陪侍吳大舅眾人至晚歸到後邊月娘房中。月娘告訴李瓶兒跌倒之事。西門慶慌走到前邊來看視。見李瓶兒睡在炕上。面色蠟查黃了。扯着西門慶衣袖哭說。寫得西門慶問其所以。李瓶兒道：我到屋裡坐榻子。不知怎的。下邊只顧似尿也一般流將起來。不覺眼前一塊黑上的。起來穿裙子。天旋地轉就跌倒了。西門慶見他額上磕傷一道油皮。說道：「頭都在那里。不看你怎的跌傷了。」面貌李瓶兒道：「還虧大了。頭都在跟前。和奶子搗扶着我。不然還不知跌的怎樣的。」西門慶道：「我明早請任醫官來看你。」當夜就在李瓶兒對面床上。

睡了一夜。

病章第一回

次日早辰往衙門裡去。旋使琴童請任

醫官去了。直到晌午纔來。西門慶先在大所上陪吃了茶。使小廝說進去。李瓶兒房裡收拾乾淨。薰下香。然後請任醫官進房中診畢。脉走出外邊所上對西門慶說：「老夫人脉息比前番甚加沉重。七情傷肝。肺火太旺。以致木旺土虛。血熱妄行。猶如山崩而不能節制。若所下的血紫者。猶可以調理。若解紅者。乃新血也。學生撮過藥來。若稍止。則可有望。不然難為矣。」作商量近來常套也西門慶道：「望乞老先生留神。加減學生必當重謝。」任醫官道：「是何言語。你我厚交。又是朋友情分。學生無不盡心。」西門慶待畢茶。送出門。隨即

具一疋杭絹、二兩白金、使琴童兒討將藥來、名曰歸脾湯、  
乘熱吃下去、其血越流之不止、西門慶越發慌了、醫生又  
請大街口胡太醫來、瞧胡太醫說是氣沖血管、熱入血室、  
亦取將藥來吃下去、如石沉大海一般、又一個醫生月娘見前  
邊亂着、請太醫只留申二姐住了一夜、與了他五錢銀子、  
一件雲絹比甲兒、并花翠裝了個盒子、就打發他坐了轎  
子去、閒細花子繇自從那日開張、吃了酒去、偏照聽見李  
瓶兒不好使、了花太嫂、買了兩盒禮來看他、見他瘦的黃  
厭、兒不比往時、兩個在屋裡大哭了一回、爲子虛哭絕  
有可殺月娘後邊擺茶請他吃了、韓道國說東門外住的  
之道

一個看婦人科的趙太醫

又是一個醫生

指下明白、極看得好

歲小媳婦、月經不通、是他看來

對財東說房下月經妙絕

老爹請他下

看七六娘、管情就好哩、西門慶听了、就使琴童和王經兩

個、盪騎着頭口

琴童者瓶兒人也、王經者道國所荐也、故兩用之

往門外請趙太

醫去了、西門慶請了應伯爵來、和他商議道、第六個房下

甚是不好的、重如之奈何、伯爵失驚道、這個嫂子貴恙說

好些、怎的又不好起來、西門慶道、自從小兒沒了、着了憂

感、把病又發了、昨日重陽、我接了申二姐、與他散悶頑耍、

他又沒好生吃酒、誰知走到屋中、就暈起來、一交跌倒、把

臉都磕破了、請任醫官來看、說脈息比前沉重、吃了藥、倒

越發血盛了。伯爵道：「你請胡太醫來着，怎的說？」西門慶道：「胡太醫說是氣沖了血管，吃了他的，也不見動靜。」又將兩

今日韓夥計說門外一個趙太醫，名喚趙龍崗，專科看婦女。我使小廝請去了，把我焦愁的，了不的生生爲這孩子

不好。白日黑夜思慮起這病來了。婦女人家又不知個回

轉，勸着他又不依你，叫我無法可處。正說着，平安來報，喬

親家爹來了。寫得六親倉皇之甚，便是瓶兒寵眷益張。西門慶一面讓進廝上

同伯爵敘禮坐下。喬大戶道：「聞得六親家母有些不安，特

來候問。」西門慶道：「便是一向因小兒沒了，着了憂感，身上

原有些三不調，又發起來了。蒙親家墨念，喬大戶道也，曾請

人來着，不會。」西門慶道：「常吃任後溪的藥，昨日又請大衙

胡先生來看，吃藥越發轉盛。今日又請門外專看婦人科

趙龍崗去了。喬大戶道：「咱縣門前住的何老人，又是一個醫生，大

小方脈俱精。他兒子何岐軒，見今上了個冠帶醫士，又帶

個冠帶親家何不請他來看？」親家母西門慶道：「既是好

等趙龍崗來看過，再請他來看。」喬大戶道：「親家依我愚

見，不如先請了何老人來，再等趙龍崗來，叫他兩個細講

一講，就論出病原來了。然後下藥，無有不效之理。」上文幽

接來此處兩醫一西門慶道：「親家說的是一面使玳安拿

拜帖兒和喬通去請。那消半晌，何老人到來，與西門慶喬



大戶等作了揖讓于上面坐下。反是老人先到錯落之甚西門慶舉手

道數年不見你老人家不覺越發蒼髯皓首喬大戶又問

令郎先生肄業盛行何老人道他逐日縣中迎送也不得

閒倒是老拙常出來看病伯爵道你老人家高壽了選這

等健朗何老人道老拙今年癡長八十一歲。老兒壽何長并兒壽何短

是名何敘畢話看茶上來吃了小廝說進去須臾請至房

中就床看李瓶兒脉息旋攙扶起來坐在炕上形容瘦的

十分狼狽了但見他

面如金紙休似銀條看七疋褪丰標漸七消磨精彩隱

七耳虛聞響响昏七眼暗覺螢飛六脉細沉一灵纏總

衣門帛容已臨身扁鵲盧匡難下手

何老人看了脉息出到所上向西門慶喬大戶說道這位

娘子乃是精冲了血管起然後着了氣惱氣與血相搏則

血如崩。方點病源不知當初起病之緣是也不是西門慶道是

便是却如何治療正論間忽報琴童和王經請了趙先生

來了何老人便問是何人西門慶道也是夥計舉來一醫

者你老人家只推不知待他看了脉息你老人家和他講

一講好下藥不一時趙太医從外而入西門慶與他敘禮

畢然後與眾人相見何喬二老居中讓他在左伯爵在左

西門慶主位相陪吃了茶趙太医便問列位尊長貴姓喬

大戶道掩二人一姓何一姓喬伯爵道在下姓應老先生想  
就是趙龍崗先生了趙太医答道龍崗是賤號在下以医  
爲業家祖見爲太医院七判家父見充汝府良医祖傳三  
輩習學医術每日攻習王叔和東垣勿听子藥性賦黃帝  
素問難經活人書丹溪纂要丹溪心法潔古老脉訣加減  
十三方千金奇效良方壽域神方海上方無書不讀藥用  
胸中活法脉明指下玄机六氣四時辨陰陽之標格七表  
八裡定關格之沉浮風虛寒熱之症候一覽無餘弦洪乳  
石之脉理莫不通曉小人拙口鈍脣不能細陳何老人听  
了道敢問看病當以何者爲先趙太医道古人云望聞問

切神聖功巧學生先問病後看脉還要觀其氣色就如子  
平兼五星一般總看得准庶乎不差

若止講病人便令筆  
墨皆微止講医人却

又筆墨枯澁看他用一搗鬼雜于其間便令病家真是忙  
乱医人真是嘈雜一時情景如画非借此罵岐黃流也

何老人道既是如此請先生進去看上西門慶即令琴童  
後边說去又請了趙先生來了不一時西門慶陪他進入  
李瓶兒房中那李瓶兒方纔睡下安逸一回又搗扶起來  
靠着枕褥坐着這趙太医先診其左手次診右手便叫老  
夫人抬起頭來看上氣色那李瓶兒真個把頭兒揚起來  
趙太医叫西門慶老爹你問声老夫人我是誰當答之西  
是揚鬼  
門慶便叫李瓶兒你看這位是誰那李瓶兒抬頭看了一

眼便低声說道他敢是太醫趙先生道老爹不妨事還認的人哩認得卿乃認得鬼如何不妨事豈借卿以搗子虛乎西門慶道趙先生你用

心看我重謝你一面看視了半日說道老夫人此病休怪我說據看其面色又診其脉息非傷寒只爲雜症不是產後定然胎前近世私訣西門慶道不是此疾先生你再仔細診

一診趙先生又沉吟了半晌道如何面色這等黃多管是脾虛泄瀉再不然定是經水不調西門慶道實說與先生房下如此這般下边月水淋漓不止所以身上都瘦弱了有甚急方妙藥我重上謝你趙先生道如何我就說是經水不謝不打緊處小人有近世私訣西門慶一回陪他來到

前所喬大戶何老人問他甚麼病源趙先生道依小人講只是經水淋漓何老人道當用何藥治之趙先生道我有一妙方用着這幾味藥材吃下去管情就好听我說

甘草甘遂與礪砂藜芦巴豆與芫花姜汁調着生半夏明烏頭杏仁天麻這幾味見齊加蔥蜜和丸只一搥清晨用燒酒送下

何老人听了便道這等藥恐怕太狠毒吃不得趙先生道自古毒藥苦口利干病怎麼吃不得西門慶見他滿口胡說因是韓駁計舉荐來不好靠他稱二錢銀子也不送就打發他去了因向喬大戶說此人原來不知甚麼何老人

道老拙適終不敢說此人東門外有名的趙搗鬼專一在街上賣杖搖鈴哄過往之人他那里曉的甚脉息病源因說老夫人此疾老拙到家撮兩帖藥來遇緣若服畢經水少減胸口稍開就好用藥只怕下邊不止就難為矣說畢起身西門慶封白金一兩使玳安拿盒兒討將藥來晚夕與李瓶兒吃了並不見分毫動靜第二吳月娘道你也省可與他藥吃他飲食先阻住了肚腹中有甚麼兒只是拿藥陶碌他前者那吳神仙筭他三九上有血光之災今年却不整二十七歲了你還使人尋這吳神仙去神仙來却不依他神又尋去叫替他打算那祿馬教上如何只怕犯着甚麼

生辰替他稟保稟保西門慶听了旋差人拿帖兒往周備府裏問去那裡回說吳神仙雲遊之人來去不定但來只在城南土地廟下今歲從四月裡往武當山去了要打數筭命真武廟外有個黃先生打的好教未見黃真人先有黃先生妙一教只要三錢銀子不上人家門西門慶隨即使陳敬濟拿三錢銀子逕到北邊真武廟門首黃先生家門上貼着抄筭先天易數每命卦金三錢陳敬濟向前作揖奉上卦金說道有一命煩先生推筭寫與他八字女命年二十七歲正月十五日午時這黃先生把筭子一打就說這個命辛未年庚寅月辛卯日甲午時理取印綬之格借四歲行

運四歲己未十四歲戊午二十四歲丁巳三十四歲丙辰  
今年流年丁酉比肩用事歲傷日干計都星照命又犯喪  
門五鬼災殺作炒夫計都者陰晦之星也其像猶如亂絲  
而無頭變異無常大運逢之多主暗昧之事引惹疾病主  
正二三七九月病災有損小口凶殃小人所弄舌是非  
主失財物或是陰人大爲不利抄畢敬濟傘來家西門  
慶正和應伯爵濟秀才坐的見抄了數來拏到後邊解說  
與月娘所見命中多凶少吉不覺

眉間搭上三黃鎖

腹內包藏一肚愁

第六十二回

此回文字最是難寫題雖兩句却是一串的事故此  
回乃是一筆寫去內却前七後七穿針透線一絲不  
苟真是龍門一手出來不敢曰又一龍門也  
如寫瓶兒寫西門寫伯爵寫潘道士寫吳銀兒王姑  
子寫馮媽七寫如意兒寫花子繇其一時或閒筆插  
入或忙筆正寫或閑切或不閑切疎畧淺深一時皆  
見至于瓶兒遺囑又是王姑子如意迎春綉春老馮  
月娘西門嬌兒玉樓金蓮雪娥不漏一人而淺深恩  
怨皆出其諸人之親疎厚薄淺深感觸心事又一筆

不苟。層上描出文至此亦可云至矣。看他偏有餘力。又接手寫其死後。西門大哭一篇。且偏更于其本命灯絕後。預先寫其一番哭泣。不特繞兒西門哭直寫至西門與月娘哭。豈不大奇。至其一死獨寫西門一人大哭。真聲淚俱出。又寫月娘之哭。又寫衆人之哭。又接寫西門之再哭。又接寫月娘之不哭。又接寫西門之前所哭。又寫哭了又哭。然後將鷄就叫了一句頓住。便使一時半夜人死宣鬧。以及各人言語心事。并各人所做之事。一毫不差。歷上如真有其事。卽真事令一人提筆記之。亦不能全者。乃又曲上折上拉上。

雜上無不寫之。我已爲至矣。盡矣。其才亦應少竭矣。乃偏又接寫請徐先生報花子由。報諸親。又寫黑書。又寫取布搭棚請画師。且夾寫玳安哭。又夾寫西門再哭。月娘惱。玉樓疎。金蓮暢快。又接寫伯爵做夢。嘔嘴跌脚。再接寫西門哭。伯爵勸。一篇文字方完。我亦並不知作者是神工。是鬼斧。但見其三段中。如于千萬馬。却一步不乱。讀此一回。謂世間有一史公生在漢世。吾不信也。

西門是痛。月娘是假。玉樓是淡。金蓮是央。故西門之言。月娘便惱。西門之哭。玉樓不見。金蓮之言。西門發。

怒也情事如

伯爵夢簪折西門亦夢簪折蓋言撻墜也點題之妙  
知此生動誰能如此。

再與只對謝正替東金蓋謝拜文謝喜山習習  
又與只對謝正替東金蓋謝拜文謝喜山習習  
又與只對謝正替東金蓋謝拜文謝喜山習習  
又與只對謝正替東金蓋謝拜文謝喜山習習

第六十二回

潘道士法遣黃巾士

西門慶大哭李瓶兒

詩曰

玉釵重合兩無絲

魚在深潭雀在天

得意紫鸞休舞鏡

傳言青鳥罷御賤

金盆已覆難收水

玉軫長籠不續絃

若向蘼蕪山下過

遙將紅淚灑窮泉

話說西門慶見李瓶兒服藥無效求神問卜發課皆有凶  
無吉無法可處初時李瓶兒還閑關着梳頭洗臉下炕來  
坐淨桶次後漸七飲食減少形容消瘦那消几時又過几時把

個花朵般人兒瘦弱得黃葉相似也不起炕了只在床褥上鋪墊草紙恐怕人嫌穢惡教了頭只燒着香西門慶見他肱膊兒瘦得銀條相似只守着在房內哭泣衙門中隔日去走一走李瓶兒道我的哥你還往衙門中去只怕悞了你公事我不妨事只吃下邊流的麪若得止住了再把手裏放開吃些飲食兒就好了你男子漢常絆在我房中做甚麼西門慶哭道我的姐我見你不好心中捨不的你李瓶兒道好傻子只不死死將來你攔的住那些真假又道我有句話要對你說我不知怎的但沒人在房裡心中只害怕恰似影兒有人在我眼前一般夜裡要便夢見

他拏刀弄杖和我厮襲孩子也在他懷裡我去奪反被他推我一交說他又買了房子來纏了好幾遍只叫我去只不好對你說西門慶听了說道人死如燈滅這幾年知道他往那里去了此是你病的久神虛氣弱了那里有甚麼那魔魍魎家親外祟我如今往吳道官廟裡討兩道符來貼在房門上看有邪祟沒有說畢走到前邊卽差玳安騎頭口往玉皇廟討符去走到路上遇見應伯爵和謝希大忙下頭口伯爵因問你往那里去你爹在家裡玳安道爹在家裡小的往玉皇廟討符去伯爵與謝希大到西門慶家因說道謝子純聽見嫂子不好說了一跳敬來問安西



門慶道這兩日身上瘦的通不相模樣了丟的我上不上下不下却怎生樣的伯爵道哥你使玳安往廟裡做甚麼去西門慶悉把李瓶兒害怕之事告訴一遍只恐有邪祟教小廝討兩道符來鎮壓鎮壓謝希大道哥此是嫂子神氣虛弱那里有甚麼邪祟伯爵道哥若遣邪也不難門外五岳觀潘道士因吳道士引他受的是天心五雷法極遣的好邪有名喚着潘捉鬼常將符水救人哥你差人請他來看七嫂子房裡有甚麼邪祟他就知道你就教他治病他也治得西門慶道等討了吳道官符來看在那里住沒奈何你就領小廝騎了頭口請了他來伯爵道不打緊等我

去天可憐見嫂子好了我就頭着地也走說了一回話事無所不用其奉承者

伯爵和希大起身去了玳安兒討了符來貼

在房中晚間李瓶兒還害怕是一對西門慶說死了的他

剛纔和兩個人來拿我見你進來躲出去了西門慶道你

休信邪不妨事昨日應二哥說此是你虛極了他說門外

五岳觀有個潘道士好符水治病又遣的好邪我明日早

教應二哥去請他來看你有甚麼邪祟教他遣七李瓶兒道

我的哥七你請他早早來那廝他剛纔發恨而去明日還

來拿我哩你快些使人講去西門慶道你若害怕我使小

廝拏轎子接了吳銀兒和你做兩日伴兒李瓶兒搖頭兒

說你不要叫他只怕悞了他家裡勾當月娘與桂姐不然西門慶道叫老馮來伏侍你兩日見如何李瓶兒點頭兒這西門慶一面使來安往那邊房子裡叫馮媽又不在鎖了門出去了對一丈青說下等他來好友教他快來宅內六娘叫他哩西門慶一面又差下玳安明日早起你和應二爹往門外五岳觀請潘道士去俱不在話下又第王姑子跨着一盒兒粳米二十塊大乳餅一小盒兒十香瓜茄來看消經帳者插入王姑子一段一時情景如火又借王姑子消瓶兒財帳觀并兒與銀囑時便知李瓶兒見他來連忙教迎春擲扶起來坐的怕死王姑子道了個訣李瓶兒請他坐下道王師父你自印經時去了

影邊兒通不見你我恁不好你就不來看我看見王姑子道我的奶我但不知你不好昨日大娘使了大官兒到菴裡我總曉得又說印經哩你不知道我和薛姑子老淫婦合了一場好氣與你老人家印了一場經只替他趕了網兒背地裡和印經的打了五兩銀子夾帳我通沒見一個錢兒你老人家作福這老淫婦到明日墮阿鼻地獄爲他氣的我不好利在則然把大娘的壽日都悞了沒曾來李瓶兒道他各人作業隨他罷你休與他爭執了王姑子道誰和他爭執甚麼李瓶兒道大娘好不惱你哩說你把他的受生經都悞了因印經生受却悞王姑子道我的菩

薩我雖不好、敢悞了他的經、在家整詞了一個月、昨日圓  
滿了、妙絕白謊今日纔來、先到後邊見了他、把我這些屈氣告  
訴了他一遍、我說不知他六娘不好、沒甚麼這盒梗米和  
些十香瓜、几塊乳餅、與你老人家吃粥兒、大娘纔叫小玉  
姐領我來看你老人家、小玉打開盒兒、李瓶兒看了說道、  
多謝你費心、王姑子道、迎春姐、你把這乳餅就蒸兩塊兒  
來、我親看你娘吃些粥兒、迎春一面收下去了、李瓶兒分  
付迎春擺茶來、與王師父吃、王姑子道、我剛纔後邊大娘  
屋裡吃了茶、煎些粥來、我看看你吃些不一時、迎春安放  
桌兒擺了四樣茶來、打發王姑子吃了、然後拿上李瓶兒

粥來、一碟十香甜醬瓜茄、一碟蒸的黃霜、七乳餅、兩盞麵  
米粥、一双小牙快、迎春擎着奶子、如意兒在旁、擎着甌兒  
喂了半日、只呷了兩三口、粥兒咬了一些乳餅兒、就搖頭  
兒不吃了、教拿過去罷、王姑子道人、以水食爲命、恁煎的  
好粥兒、你再吃些兒、不是李瓶兒道、也得我吃得下去、是  
迎春便把吃茶的果兒、掇過去、王姑子揭開被、看李瓶兒  
身上、肌体都瘦的沒了、諛了一跳、說道、我的奶、我去時  
你好些了、如何又不好了、就瘦的怎樣的了、如意兒道、可  
知好了哩、娘原是氣惱上起的病、知心者方能又接續香火、爹請了太  
醫來看、每日服藥、已是好到七八分了、只因八月內、哥兒

着了驚說不好，娘晝夜憂感，那樣勞碌，連睡也不得睡，實指望哥兒好了，不想沒了，成日哭泣，又着了那暗氣，暗惱在心裡，就是鉄石人也禁不的，怎的不把病又發了？是人家有些氣惱兒，對人前分解分解也還好，娘又不出語着緊，問還不說哩。借如意兒說出王姑子道：「那討氣來你爹又疼他，你大娘又敬他，左右是五六位娘，端的誰氣着他？」奶子道：「王爺你不知道，因使綉春外邊瞧上，看開着門，不曾早爲如意起花樣，以便下文守靈時，生色一路非寫瓶兒也。」俺娘都因爲着了那邊五娘一口氣，他那边猫搥了哥兒，手生生的說出風來，爹來家那等問着娘，只是不說，落後大娘說了，纔把那猫來摔殺了。

他還不承認，拏我每煞氣八月裡哥兒死了，他每日那邊指桑樹罵槐樹，百般稱快。又補俺娘這屋裡分明所見有個不惱的，左右背地裡氣，只是出眼淚，因此這樣暗氣暗惱，纔致了這一場病。天知道罷了，娘可是好性兒，好也在心裡，反也在心裡，姊妹之間，自來沒有個面紅面赤，有件稱心的衣裳，不等的別人有了，他還不穿出來。補得傷心，亦是自尋苦吃若仍做花二，這一家子那個不叨貼娘些兒，可是說娘誰人管伊也。人情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的饒叨貼了娘的，還背地不道是。」人情可恨在此王姑子道：「怎的不道是？」如意兒道：「相五娘那边潘姥上，來一遭遇着爹在那边歇，就過來這屋裡和娘做伴兒，臨去娘與他鞋而衣。」

服銀子甚麼不與他、五娘還不道是、索性今如意暢言李瓶兒聽見便與如意兒、你這老婆平白只顧說他怎的、我已死去的、人了、隨他罷了、天不言而自高地、不言而自厚、金蓮不及王姑子道、我的佛命、誰知你老人家、這等好心、天也有眼、望下看着哩、你老人家往後來、還有好處、李瓶兒道、王師父還有甚麼好處、一個孩兒也存不住去了、我如今又不得命、身底下弄這等疾、就是做鬼、走一步也不得個伶俐、鬼又如何一步上走、又如何我心裡還要與王師父些銀子兒、望你到明日我死了、你替我在家請几位師父、多誦些血盆經、懺七我這罪業、王姑子道、我替

薩你老人家忒多慮了、你好心人、龍天自然加護、正說着、只見琴童兒進來、對迎春說、爹分付把房裡收拾收拾、花大舅便進來看娘、在前邊坐着哩、王姑子便起身說道、我且往後邊去走走、李瓶兒道、王師父你休要去了、與我做兩日伴兒、我還和你說話哩、總是怕死故王姑子道、我的奶、我不去、不一時、西門慶陪花大舅進來看問、見李瓶兒睡在炕上、不言語、花子繇道、我不知道、昨日聽見這邊大官兒去說、纏繞的、明日你嫂子來看你、竟是李子看那李瓶兒只說了一聲、多有起動、就把面朝著西門慶去了、往事不堪回首花子繇坐了一回、起身到前邊、向西門慶說道、深悲孽鏡高懸也、

俺過世老公公在廣南鎮守帶的那三七藥曾吃了不曾、不拘婦女有崩漏之疾、用酒調五分末兒吃下去、卽止大、姐他手裡曾收下此藥、何不服之、西門慶道、這藥也吃過了、昨日本縣胡大尹來拜我、因說起此疾、他也說了個方、見棕炭與白雞冠花煎酒服之、只止了一日、到第二日流、的比常更多了、花子繇道、這個就難爲了、姐夫你早替他、看下副板兒預備他罷、明日教他嫂子來看他、說畢起身、去了、奶子與迎春正與李瓶兒、蟄草紙在身底下、只見馮、媽七來到、插入老馮消瓶兒色字、現後囑老馮莫不然、向、前道子萬福如意兒道、馮媽七貴人怎的不來看七娘、昨

日爹使來安兒叫你去、說你鎖着門往那里去來、馮婆子、道說不得我這苦、成日往廟裡修法、早晨出去了、是也直、到黑不是也、直到黑來家、偏有那些張和尚、李和尚、王和、尚如意兒道、你老人家怎的有這些和尚、早時沒王師父、在這里、那李瓶兒听了、微笑了一笑兒、說道、這媽七子、單、管只撒風、此後風、如意兒道、馮媽七、叫着你還不來、娘這、真撒矣、真撒矣、如意兒道、馮媽七、叫着你還不來、娘這、真撒矣、幾日粥兒也不吃、只是心內不耐煩、你剛纔來到、就引的、娘笑了一笑兒、你老人家伏侍娘兩日、管情娘這病就好了、了、馮媽七道、我是你娘退災的博士、又笑了一回、因向被、窩裡摸了摸他身上、說道、我的娘、你好些兒也罷了、又問、

坐馮子還下的來、迎春道、下的來倒好、前兩遭娘還悶、俺每擗扶着下來、這兩日通只在炕上鋪墊草紙、一日兩三遍正說着、只見西門慶進來、看見馮媽、說道老馮、你也常來這邊走走、怎的去了、就不來、婆子道、我的爺、我怎不來、這兩日醃菜的時候、掙兩個錢兒、醃些菜在屋裡、遇着人家領來的業障、好與他吃、不然我那討閒錢買菜來與他吃、忙中偏有閒筆西門慶道、你不對我說、昨日俺生子上起菜撥兩三哇與你也勾了、婆子道、又敢纏你老人家說、畢竟過那邊屋裡去了、西門慶便坐在炕沿上、迎春在傍薰、芸香西門慶便問你今日心口覺怎樣、又問迎春你娘早

辰吃些粥兒、不曾迎春道、吃的倒好、王師父送了乳餅蒸來、娘只咬了一些兒、呷了不上兩口、粥湯就丟下了、西門慶道、應二哥剛纔和小廝門外請那番道士、又不在了、明日我教來保再請去、李瓶兒道、你上緊着人請去、那廝但合上眼、只在我跟前纏、西門慶道、此是你神弱了、只把心放正着、休要疑影他、請他來、替你把這邪祟遣去、再服他些藥、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道、我的哥、奴已是得了這箇拙病、那裡好甚麼、奴指望在你身邊團圓幾年、也是做夫妻一場、誰知到今二十七歲、先把冤家死了、奴又沒造化、這般不得命、拋閃了你、去若得再和你相逢、只除非在

鬼門關上罷了、說着一把拉着西門慶手、兩眼落淚、哽  
咽、再哭不出聲來、所爲那西門慶又悲慟不勝、哭道、我  
的姐、你有甚話、只顧說、兩個正在房裡哭、忽見琴童兒  
進來說、答應的稟、明日十五衙門裡拜牌、盡公座大發  
放、爹去不去、班頭好伺候、西門慶道、我明日不得去、拏帖  
兒、回了夏老爹、自己拜了牌、罷琴童應諾去了、李瓶兒道、  
我的哥、你依我還往衙門去、休要悞了公事、我知道几  
時死還早哩、西門慶道、我在家守你兩日、兒其心安忍、你  
把心來放開、不要只管多慮了、剛纔花大舅和我說、教我  
早與你看下副壽木、冲你冲管情、你就好了、李瓶兒點頭

兒便道、也罷、你休要信着人、使那憨錢、將就使十來兩銀  
子、買副熟料材兒、把我埋在先頭大娘坟傍、只休把我燒  
化了、就是夫妻之情、早晚我就捨些漿水、也方便些、痴你  
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哩、西門慶不听得罷、听了如  
刀剜肝胆、劍剖身心、相似、哭道、我的姐、你說的是那里  
話、我西門慶就窮死了、也不肯虧負了你、一番西門慶死  
離正說着、只見月娘親自拏着一小盒兒鮮蘋婆、進來說  
道、李大姐、他大姪子、那裡送蘋婆兒來、你吃、因令迎春、你  
洗淨了、拏刀兒切塊來、你娘吃、李瓶兒道、又多謝他大姪  
子掛心、并大姪子亦不可不一時迎春旋去皮兒切了、用



屍兒盛貯，拈了一塊與他放在口內，只嚼了些味兒，還吐出來了。月娘恐怕勞碌他，安頓他面朝裡就睡了。西門慶與月娘都出外邊商議。月娘道：「李大姐，我看他有些沉重，你須早早與他看一副材板兒，省得到臨時馬捉老鼠，又亂不出好板來。」西門慶道：「今日花大哥也是這般說，適纔我畧與他題了題兒，他分付休要使多了錢，將就拾副熟板兒罷。你偌多人口，往後還要過日子，倒把我傷心了。這一會我說亦發等請潘道士來看了看板去罷。」月娘道：「你看沒分曉，一個人形也脫了，閉口都鎖住，勺水也不進，還指望好咱。」一壁打鼓，一壁磨旗，幸的他好了，把棺材就捨

與人也不值甚麼。西門慶道：「既是恁說，就出到所上，叫賁四來問他，誰家有好材板。你和姐夫兩個拏銀子看一副來。」賁四道：「大街上陳千戶家新到了几副好板。西門慶道：「既有好板，即令陳敬濟你後邊問你娘要五錠大銀子來。你兩個看去。」那陳敬濟忙進去，取了五錠元寶出來，同賁四去了。直到後晌纔來回話，說到陳千戶家看了几副板，都中等，又價錢不合同來路上撞見喬親家爹說尚舉人家有一副好板，原是尚舉人父親在四川成都府做推官時帶來預備他老夫人的。兩副桃花洞，他使了一副，只剩下這一副，牆磕底蓋堵頭俱全，共大小五塊，定要三百

七十兩銀子、喬親家爹同俺每過去看了板是無比的好板、喬親家與做舉人的講了半日、只退了五十兩銀子、不是明年上京會試、用這几兩銀子、他也還捨不得賣哩、西門慶道、既是你喬親家爹主張、兌三百二十兩、拾了來罷、休要只顧搖鈴打鼓的、陳敬濟道、他那里收了、咱二百五十兩、還我與他七十兩銀子、就是了、一面問月娘又要出七十兩銀子、二人去了、比及黃昏時分、只見几个閑漢、用大紅毡條裏着、抬板進門、放在前所天井內、打開西門慶觀看、果然好板、隨即叫匠人來、鋸開裡面、噴香、每塊五寸厚、二尺五寸寬、七尺五寸長、看了滿心歡喜、此等次喜奇絕又旋

尋了伯爵到來看、因說這板也看得過了、伯爵喝采不

說道、原說是姻緣板、大抵一物必有一主、嫂子嫁哥、一填

今日情受這副材板、勾了、此屏帶何如不分付匠人、你司

心只要做的好、我老爹賞你五兩銀子、匠人道、小人知道、

一面在前所、七手八脚、連夜僱造、伯爵囑來保、明日早五

更去請潘道士、他若來、就回他一答兒來、不可遲滯、說畢

陪西門慶在前所、看着做材、到一更時分、總家去、西門慶

道、明日早些來、只怕潘道士來的早、伯爵道、我知道、作辭

出門去了、一路寫伯爵夾在中間倉皇却說老馮與王姑

子、晚夕都在李瓶兒屋裡相伴、只見西門慶前邊散了、進

來看視要在屋裡睡李瓶兒不肯說道沒的這屋裡齷  
齷上的他每都在這裡不方便你往別處睡去罷了門慶  
又見王姑子都在這裡遂過那邊金蓮房裡去了李瓶兒  
教迎春把角門開了上了拴教迎春點着灯打開箱子取  
出几件衣服銀首飾來放在旁邊先叫過王姑子來與了  
他五兩一錠銀子一疋綉子等我死後你好友請几位師  
父與我誦血盆經懺王姑子道我的奶儿你忒多慮了天  
可憐見你只怕好了李瓶兒道你只收着不要對大娘說  
我與你銀子一句直照墻頭寄物深上埋恨此日方吐一  
字蓋前此寄放之物月娘有矣今後瓶兒之  
物瓶兒豈不自知亦必為月娘有乎既必為月娘有則此  
日之物雖暫為瓶兒一日之有即無非月娘之物異日皮

德尚能動玉姐之酸兒瓶兒自己之柔腸乎故知與子  
姑五兩即筆取月娘五兩與之不令其知慎夫痛也  
說我與了你這疋綉子做經錢王姑子道我知道于是把  
銀子和綉子收了先囑王姑子  
總是怕死又喚過馮媽儿來向枕頭  
邊也拿過四兩銀子一件白綾襖黃綾裙一根銀掠兒遞  
與他說道老馮你是個舊人我從小兒你跟我到如今屏  
風冷矣干  
古傷心我如今死了去也沒甚麼這一套衣服并這件  
首飾兒與你做一念兒這銀子你收着到明日做個棺材  
本兒你放心那邊房子等我對你爹說你只顧住着只當  
替他看房兒他莫不就攆你不成不知王六兒一處接手  
也又瓶兒以色事西門  
者也一旦身死諸色皆空故自亦不敢信西門之馮媽儿  
情不棄其囑老馮一語真九迴腸一声河滿子也

一手接了銀子和衣服、倒身下拜、哭着說道、老身沒造化、了、有你老人家在一日、與老身做一日、主兒你老人家若有些好、友、那裡歸着、二段李瓶兒又叫過奶子如意兒、與了他一襲紫紬子襖兒、藍紬裙一件、舊綾披襖兒、兩根金頭簪子、一件銀滿冠兒、說道、也是你奶哥兒一場、哥兒死了、我原說的、教你休撇上奶去、實指望我在一日、占用你一日、不想我又死去了、我還對你爹和你大娘說、到明日我死了、你大娘生了哥兒、就教接你的奶兒罷、這些衣服、與你做一念兒、你休要抱怨、傷心那奶子跪在地下、磕着頭、哭道、小媳婦實指望伏侍娘到頭、娘自來沒曾大氣兒、

呵着、小媳婦還是小媳婦、沒造化、哥兒死了、娘又病的這般、不得命、好、友、對大娘說、小媳婦男子漢、又沒了、死活只在爹娘這裡、答應了、出去投奔那裡、直吐深心說畢、接了衣服首飾、磕了頭、起來、立在傍邊、只顧揩眼淚、一段如李瓶兒一面叫過迎春、綉春來、跪下、囑付道、你兩個也是你從小兒在我手裡、答應一場、我今死去、也顧不得你每了、你每衣服都是有的、不消與你了、我每人與你這兩對金裹頭簪兒、兩枝金花兒、做一念兒、大了頭、迎春已是他爹收用過的、出不去了、我教與你大娘房裡、拘管這小丫頭、綉春、我教你大娘尋家兒人家、你出身去罷、省的觀眉說

眼在這屋裏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我死了就見出樣兒  
來了你伏侍別人還相在我手裡那等撒嬌撒痴好也罷  
歹也罷了誰人容的你那綉春跪在地下哭道我娘我就  
死也不出這個門痴情確有如此李瓶兒道你看傻了頭我死了  
你在这屋裡伏侍誰綉春道我守着娘的靈李瓶兒道就  
是我的靈供養不久也有個燒的日子你少不的也還出  
去綉春道我和迎春都答應大娘李瓶兒道這個也罷了  
這綉春還不知甚麼那迎春聽見李瓶兒囑付他接了首  
飾一面哭的言語都說不出來一段迎春綉春正是

流淚眼觀流淚眼

斷腸人送斷腸人

當夜李瓶兒都把各人囑付了到天明西門慶走進房來  
李瓶兒問買了我的棺材來了沒有西門慶道昨日就拍  
了板來在前邊做哩且冲七你上若好了情愿捨與人罷  
李瓶兒因問是多少銀子買的休要使那枉錢西門慶道  
沒多只百十兩來銀子李瓶兒道也還多了預備下與我  
放着西門慶說了回出來前邊看着做材去了吳月娘和  
李嬌兒先進房來看見他十分沉重便問道李大姐你心  
裡却怎樣的李瓶兒搭着月娘手哭道大娘我好不成了  
月娘亦哭道李大姐你有甚麼話兒二娘也在這里你和  
俺兩個說李瓶兒道奴有甚話兒奴與娘做姊妹這几年

又沒曾虧了我實承望，和娘相尋到白頭，不想我的命苦，先把個冤家沒了。如今不幸我又得了這個拙病，死去了。我死之後，房裡這兩個丫頭，無火收拘，那大了頭，已是他爹收用過的，教他往娘房裡伏侍娘。小了頭，娘若要使喚，留下不然，尋個單夫獨妻，與小人家做媳婦兒去罷，省得教人罵沒主子的奴才。也是他伏侍奴一場，奴就死口眼也閉，奶子如意兒再三不肯出去。大娘也看奴分上，也是他奶孩兒一場，明日娘生下哥兒，就教接他奶兒罷。一段月娘月娘說道：「李大姐，你放寬心，都在俺兩個身上說，凶得吉，若有些山高水低，迎春教他伏侍我，綉春教他伏侍二娘。」

罷如今二娘房裡丫頭不老實做活，早晚要打發出去。綉春伏侍他罷，奶子如意兒既是你說，他沒投奔咱家那裏，古用不下他來，就是我有孩子，沒孩子，到明日配上個小廝，與他做房家人媳婦也罷了。李嬌兒在傍便道：「李大姐，你休只要顧慮一切事，都在俺兩個身上。」一段月娘是嬌兒自言。綉春到明日過了你的事，我收拾房內伏侍我，等我擡舉他，就是了。李瓶兒一面叫奶子和兩個丫頭過來，與二人盪頭。那月娘，絲不得眼淚，出不了一時。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都進來看他。李瓶兒都留了幾句姊妹仁義之言。一段金蓮、雪娥、玉樓亦在二人之列，真箇是玉樓、潘金蓮與瓶兒見，莫道亦非所為。玉樓深錢得宜，總是玉樓深心，非淺人。

可落後待的李嬌兒玉樓金蓮衆人都出去了獨月娘在屋裡守着他李瓶兒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養着與他爹做個根蒂兒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筭了

又囑月娘寫得一時衆人恩德月娘道姐上我知道看官深淺都出月娘獨用兩番囑咐

所說只這一句話就感觸月娘的心來後次西門慶死了金蓮就在家中住不牢者就是想想着李瓶兒臨終這句話正是

惟有感恩并積恨

千年萬載不生塵

正說話間只見琴童分付房中收拾焚下香五岳觀請了潘法官來了月娘一面看着教丫頭收拾房中乾淨

是瓶兒房

中伺候淨茶淨水焚下百合真香月娘與衆婦女都

那邊床屋裡听觀細不一時只見西門慶領了那潘道士

進來怎生形相但見

頭戴雲霞五岳冠身穿皂布短褐袍腰繫雜色彩絲縲

背插橫紋古銅劍兩隻脚穿双耳麻鞋手執五明降鬼

扇八字眉兩個杏子眼四方口一道落腮鬚威儀凜凜

相貌堂々若非霞外雲遊客定是蓬萊玉府人

潘道士進入角門剛轉過影壁將走到李瓶兒房穿廊臺

基下那道士往後退訖兩步似有阿叱之狀爾語教四影

方纔左右揭簾進入房中向病榻面坐運双睛努力以慧

通神目一視仗劍手內掐指步罡念七有辭早知其意有知

也走出明間朝外設下香案西門慶焚了香這潘道士焚

符喝道直日神將不來等甚喚了一口法水去忽堵下卷

起一陣狂風彷彿似有神將現于面前寫得人心如

鬼蛇潘道士便道西門氏門中有李氏陰人不安投告于

我案下汝即與我拘當坊土地本家六神查考有何邪祟

即與我擒來毋得遲滯良久只見潘道士瞑目交神端坐

于位上據案擊令牌恰似問事之狀良久乃止証明子虛

案在此化官哥公出來西門慶讓至前邊捲棚內問其所以潘道士

便說此位娘子惜平為宿世冤思訴于陰曹非邪祟也不

可擒之明說西門慶道法官可解禳得麼潘道士道冤家

債主須得本人雖陰官亦不能強天理因見西門慶禮貌

虔切便問娘子年命若干西門慶道屬羊的二十七歲潘

道士道也罷等我與他祭祭本命星壇看他命打如何是

後天成西門慶問几時祭用何香紙祭物潘道士道就是

今晚三更正子時用白灰界畫建立灯壇厭以黃絹圍之

絹鎮以生辰壇壇祭以五穀棗湯祭不用酒脯只用木

命灯二十七盞灯上浮以華蓋之儀華蓋餘無他物官人

可齋戒青衣壇內俯伏行礼貧道祭之鷄犬皆闕去不可

入來打攪西門慶听了忙分付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

入來打攪西門慶听了忙分付一一備辦停當就不敢進



去只在書房中沐浴齋戒、換了淨衣、留應伯爵、也不家去了。細陪潘道士吃齋饌、到三更天氣、建立燈壇、完備潘道士高坐在上、下面就是燈壇、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上建三台華蓋、上周列十二宮辰、周下首總是本命燈、下共合二十七盞、先宜念了投詞、西門慶穿青衣俯伏階下、左右盡皆屏去、不許一人在左右、燈燭熒輝、一齊點將起來、那潘道士在法座上披下髮來、仗劍口中念咒、有詞望天罡、取真炁、布步訣、躡瑤壇、正是三信焚香三界合、一聲令下、一聲雷、但見晴天月明星燦、忽然地黑天昏、起一陣怪風、正是

非于虎嘯、豈是龍吟、彷彿入戶穿簾、定是催花落葉、惟雲出岫、送雨歸川、鴈迷失伴、作哀鳴、鶴鷺驚羣、尋樹杪

姮娥急把蟾宮閉、列于空中叫救人、

大風所過三次、忽一陣冷氣來、是獅子街房子內病中結成者是喬呈親花園內投胎

者把李瓶兒二十七盞本命燈、盡皆刮滅、潘道士明上在

法座上見一個白衣人、子虛別來無恙領着兩個青衣人從外進

來、手裡持着一紙文書、呈在法案下、潘道士觀看却是地

府勾批、上面有三顆印信、誠的慌忙、下法座來、向前喚起

西門慶來、如此這般說道、官人請起來罷、娘子已是獲罪

于天無所禱也、二句乃普淨座前定案本命燈已滅、豈可復救乎、只

在且夕之間而已。那西門慶听了，低首無語。作孽人滿眼  
落淚，哀告道：萬望法師搭救。則箇潘道士道：是救難逃，不  
能搭救了。就要告辭。西門慶再三款留，等天明早行罷。潘  
道士道：出家人草行露宿，山栖廟止，自然之道。西門慶不  
復強之，因令左右取出布疋、白金三兩，作經襯錢。潘道  
士道：貧道奉行皇天至道，對天盟誓，不敢貪受世財，取罪  
不便，推讓再四，只令小童收了布疋，作道袍穿，就作辭而  
行。吳神仙收布梵僧收布，道士今亦囑付西門慶：今晚官  
人切忌不可往病人房裡去，恐禍及汝身，慎之慎之。即渡  
言畢，送出大門，拂袖而去。發脫道士庶西門慶歸到捲棚

內，看着收拾灯壇，見沒救星，心中甚慟。向伯爵不覺眼淚  
出。河伯爵落伯爵道：此乃各人真的壽數，到此地位，強求  
不得。哥也少要煩惱，因打四更時分。四更說道：哥，你也辛  
苦了，安歇罷。我且家去，明日再來。西門慶道：教小厮  
擎灯笼送你去，即令來安取了灯，送伯爵出去，關上門，進  
來。那西門慶獨自一個，坐在書房內，掌着一枝蠟燭，心中  
哀慟，口裏只長吁氣。尋思道：法官教我往房裡去，我怎  
生忍得？寧可我死了也罷。又渡須臾，守着和他說句話兒，  
于是進入房中，見李瓶兒面朝裡睡，听见西門慶進來，翻  
過身來，便道：我的哥，一個我你怎的就不進來了？因問

那道士點得灯怎麼說西門慶道你放心灯上不妨事李  
瓶兒道我的哥兩個我你還與我哩剛纔那厮領着兩  
個人又來在我跟前闖的哥一回說道你請法師來遣我我  
已告准在陰司決不容你發恨而去明日便來拿我也西  
門慶听了兩淚交流放聲大哭道我的姐你你把心來放  
正着休要理他我實指望和你相伴几日誰知你又拋閃  
了我去了寧教我西門慶口眼閉了剗也沒這等割肚牽  
腸那李瓶兒雙手樓抱着西門慶脖子嗚咽悲哭半  
日哭不出聲瓶兒元說道我的哥三個我奴承望和你  
白頭相守誰知奴今日死去也奴不閉眼我和你說几

句話見你家事大孤身無靠又沒幫手凡事斟酌休要一  
冲性兒大娘等你也少要虧了他他身上不方便早晚替  
你生下個根絆見庶不散了你家事你又居着個官今後  
也少要往那里去吃酒早些兒來家你家事要緊比不的  
有奴在還早晚勸你奴若死了誰肯苦口說你西門慶听  
了如刃刻心肝相似哭道我的姐一個我的姐與上  
你所言我知道你休掛慮我了文我的哥我西門慶那世裡絕緣短  
侍四字下今世裡與你做夫妻不到頭疼殺我也天殺我  
也一番李瓶兒又分付迎春之事奴已和他大娘說來到  
明日我死把迎春伏侍他大娘那小丫頭他二娘已承攬

他房內無人，便教伏侍二娘罷。西門慶道：「我的姐，兩個如你沒的說，你死了誰人敢分散你？丫頭奶子也不打發。他出去都教他守你的靈。」李瓶兒道：「甚麼靈？回個神主子，過五七燒了罷了。」西門慶道：「我的姐，三個我他有我西門慶在，一日供養你一日。兩個說話之間，李瓶兒催促道：「你睡去罷。這咱晚了，不然几乎忘却西門慶道：「我不睡了，在這屋裡守你。守見李瓶兒道：「我死還早哩。這屋裡穢污薰的你慌，他每伏侍我不方便。」西門慶不得已，分付了頭仔細看守你娘，往後邊上房裡對月娘，悉把祭灯不濟之事告訴一遍。剛纔我到他房中，我觀他說話兒，

還伶俐，天可憐，只怕還熬出來，也不見得。如燈取影月娘道：「眼眶兒也塌了，嘴唇兒也乾了，耳輪兒也焦了，還好甚麼也。只在早晚間了他這個病，是怎伶俐臨斷氣還說話兒。」穎上三毫西門慶道：「他來了咱家這幾年，大大小小沒曾惹了一個人，且是又好個性格兒，又不出語，你教我捨的他那些兒題起來，又哭了。」又一番月娘亦止不住落淚，不說西門慶與月娘說話，寫至月娘與西門且說李瓶兒喚迎春奶子，你扶我，面朝裡畧倒上兒，因問道：「有多咱時分了奶子道：「鷄還未叫，有四更天了。」仍是叫迎春替他鋪墊了身底下草紙，擗他朝裡，蓋被停當，睡了。眾人都熬了

一夜沒曾睡老馮與王姑子都已先睡了迎春與綉春在  
面前地坪上搭着鋪剛睡倒沒半個時辰正在睡思昏沉  
之際夢見李瓶兒下炕來推了迎春一推囑付你每看家  
我去也痴景杏杏冥亡忽然驚醒見桌上灯尚未滅忙向床上視  
之還面朝裡摸了摸口內已無氣矣不知多咱時分嗚呼  
哀哉斷氣身亡可憐「箇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場春夢正  
是

聞王教你三更死

怎敢留人到五更

迎春慌忙推醒眾人點灯來照果然沒了氣兒身底下流  
血一窪慌了手脚忙走去後邊報知西門慶西門慶聽見

李瓶兒死了和吳月娘兩步做一步奔到前邊揭起被但  
見面容不改體尚微溫悠然而逝身上止着一件紅綾抹  
胸兒西門慶也不顧甚麼身底下血漬細兩隻手捧着他  
香腮親着口口聲亡只叫我的沒救的姐亡有仁義好性  
兒的姐亡你怎的閃了我去了寧可教我西門慶死了罷  
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麼在房裡離地跳的  
有三尺高大放聲號哭寫得出方是吳月娘亦搵淚哭涕  
不止下語深淺自見落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孫雪娥合家大  
小了頭養娘都哭起來哀聲動地連着寫來妙絕月娘向眾人道  
不知多咱死的恰好衣服兒也不曾穿一件在身上玉樓

道我摸他身上還溫七兒的也絕去了不多回兒咱趁執  
脚兒不替他穿上衣裳還等甚麼月娘見西門慶磕跌在  
他身上搥臉兒那等哭只叫天殺了我西門慶了如七你  
在我家三年光景一日好日子沒過都是我坑陷了你了  
三語直照月娘听了心中就有些不耐煩了說道你看韶  
刀哭兩聲兒丟開手罷了一個死人身上也沒個忌諱就  
臉搥着臉兒哭倘或口裡惡氣撲着你是的他沒過好日  
子誰過好日子來月娘心事亦在其入各人壽數到了誰  
留的住他那個不打這條路兒來門暗故一觸即動也今李嬌兒孟玉樓你  
兩個拿鑰匙那邊屋裡尋他几件衣服出來咱每眼看着

與他穿上又叫六姐咱兩個把這頭來替他整理整理西  
門慶又向月娘說多尋出兩套他心愛的好衣服與他穿  
了去月娘分付李嬌兒玉樓你尋他新裁的大紅段遍地  
錦襖兒柳黃遍地錦裙并他今年喬親家去那套丁香色  
雲袖粧花衫翠藍寬拖子裙并新做的白綾襖黃紬子裙  
出來罷當下迎春拿着灯孟玉樓拿鑰匙走到那邊屋裏  
開了箱子尋了半日尋出三套衣裳來又尋出一件襯身  
紫綾小襖兒早爲入一件白紬子裙一件大紅小衣兒并  
白綾女襪兒粧花膝褲腿兒李嬌兒抱過這邊屋裡與月  
娘瞧月娘正與金蓮灯下替他整理頭髻用四根金簪兒

緙一方大鴉青手帕，旋勤停當。李嬌兒因問尋及甚麼顏  
 色鞋與他穿了去。潘金蓮道：「姐七他心愛穿那雙大紅遍  
 地金高底鞋兒。」此處心愛二字，只穿了沒多兩遭兒，倒尋出  
來與他穿去罷。吳月娘道：「不好，倒沒的穿到陰司裡教他  
 跳火坑。」映月娘好佛。你便別日往他嫂子家去穿的那雙紫羅  
 遍地金高底鞋與他裝挪了去罷。李嬌兒听了，忙叫迎春  
 尋出來，眾人七手八脚都裝挪停當。西門慶率領眾小廝  
 在大廝上收捲書畫圍上幃屏，把李瓶兒用板門抬出，停  
 于正寢下。非禮也。鋪錦褥上，裏紙被安放几筵香案，點起一  
 盞隨身灯來，專委兩個小廝在旁侍奉，一個打磬，一個燒

紙一面，使玳安快請陰陽徐先生來看時批書。月娘打點  
 出裝挪衣服來，就把李瓶兒床房門鎖了。天書特書月娘  
不願一見其面，便有百二十分險，百二十分狠，自牆頭寄  
物後不謂又有此一暢心之事，千一鎖門也。然為後要鑰  
匙伏線。只留炕屋裡交付與了頭養娘馮媽。七見沒了主兒  
 哭的三個鼻頭兩行眼淚。王姑子且口裏喃七吶七，替李  
 瓶兒念密多心經藥師經解冤經楞嚴經，并大悲中道神  
 咒，請引路王菩薩與他接引冥途。文心何暇，西門慶在前  
所手拍着胸膛，撫尸大慟，哭了又哭，把聲都哭啞了，口口  
聲七只叫我的好性兒，有仁義的姐七。至此足比及亂着  
完大哭，再寫至四更將  
雞就叫了，終至此一筆寫雞就叫子四字，真有于鈞之力。  
自上文黃昏點灯直寫至四更，再寫至四更將

上文一夜沒睡諸人忙亂如畫。玳安請了徐先生來向西門慶施禮說道：「老爹煩惱奶子沒了，在於甚時候？」西門慶道：「因此時候不真睡下之時，已可四更房中人都困倦睡熟了，不知多咱時候沒了。」徐先生道：「不打緊，因令左右掌起燈來，揭開紙被，觀看手相。」五更說道：「正當五更二點，轍此處補出五更屬丑時斷氣。西門慶即令取筆硯，請徐先生批書。徐先生向燈下問了姓氏，并生辰八字，批將下來。一故錦衣西門夫人李氏之喪，生于元祐辛未正月十五日午時，卒于政和丁酉九月十七日丑時。今日丙子月，令戊戌犯天地往亡煞，高一丈。本家忌哭聲，成服後無妨。入殮之時，忌龍虎

鷄蛇四生人，親人不避。才子無所不通，星相皆化工矣。吳月娘使出玳

安來，叫徐先生看七黑書上往那方去了。妙絕俗規，何處得此書來？愚弄

世人往他方去，更妙寫盡愚人。徐先生一面打開陰陽秘書，觀看說道：「今

乃丙子日巳丑時死者，上應寶瓶官，下臨齊地。前生曾在

濱州王家作男子，打死懷胎母羊，今世為女人，屬羊。可笑之極

然則十二生中皆必前世打死一個也，寫盡愚人。雖招貴夫，常有疾病，比肩不和。

生子天亡，主生氣疾而死。前九日魂去，托生河南汴梁開

封府袁家為女，艱難不能度日。盛哀之教，想當然耳。後耽閣至二十

歲，嫁一富家，老少不對，終年享福。壽至四十二歲，得氣而

終。報亦狠哉，與子虛緣毫不爽。看畢黑書，眾婦女听了，皆各嘆息。西門



慶就叫徐先生看破土安葬日期。徐先生請問老爹停放  
几時。西門慶哭道：「熱突七，怎麼就打發出去的，須放過五  
七纔好。」徐先生道：「五七內沒有安葬日期，倒是四七內宜  
擇十月初八日丁酉午時破土，十二日辛丑未時安葬，合  
家六位本命都不犯西門慶道也罷。」到十月十二日發引，  
再沒那移了。徐先生寫了殃榜，蓋伏死者身上，向西門慶  
道：「十九日辰時大殮，一應之物，老爹這裡備下，剛打發徐  
先生出了門。天已發曉，西門慶使琴童兒騎頭口往門外  
請花大舅，然後分班差人各親眷處報喪，又使人往衙門  
中給假，又使玳安往獅子街取了二十桶灑紗漂白，三十

桶生眼布來，叫趙裁僱了許多裁縫。比看灯時所在西廂  
房先造圍幕。細帳子、細桌圍、細并入殮衣衾纏帶。細各居  
裡女人衫裙。細那邊小厮伴當，每人都是白唐巾、細一件  
白直裰。細又兌了一百兩銀子，教黃四往門外店裡買了  
三十桶魁光麻布。細二百疋黃絲孝絹、細一面又教搭彩  
匠在天井內搭五間大棚。一路細七寫來，總是全無。西門  
慶因思想李瓶兒動止行藏模樣，忽然想起忘了與他傳  
神，叫過來保來問：「那裡有好畫師？」尋一個來傳神，我就把  
這件事忘了。來保道：「舊時與咱家畫圍屏的韓先兒，他原  
是宣和殿上的畫士，革退來家，他傳的好神。」西門慶道：「他

在那里住快與我請來來保應講去了西門慶熬了一夜  
沒睡的人前後又亂了一五更心中又着了悲慟神思恍  
亂只是沒好氣罵了頭錫小厮守着李瓶兒屍首繇不的  
放聲哭叫大哭那玳安在傍亦哭的言不的語不的百作  
安奇吳月娘正和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在帳子後打聽  
兒分孝與各房裡丫頭并家人媳婦看見西門慶啞着喉  
嚨只顧哭大哭余文問他茶也不吃只顧沒好氣月娘便道你  
看恁勞叨死也死了你沒的哭的他活只顧扯長絆兒哭  
起來了三兩夜沒睡頭也沒梳臉也沒洗亂了恁五更黃  
湯辣水還沒嘗着就是鉄人也禁不的把頭梳了出來吃

些甚麼還有個主張好小身子了一時摔倒了却怎樣見的  
玉樓道原來他還沒梳頭洗臉哩正樓冷月娘道洗了臉  
倒好我頭裡使小厮請他後邊洗臉他把小厮踢進來誰  
再問他來金蓮道你還沒見頭裡我倒好意說他已死了  
你恁般起來把骨禿肉兒也沒了你在屋裡吃些甚麼兒  
出去再亂也不遲他倒把眼睜紅了的罵我狗攬的淫婦  
管你甚麼事寫西門我如今整日不教狗攬却教誰攬哩  
今後再無爭恁不合理的行貨子只說人和他合氣是暢  
攬之人矣月娘道熱突上死了怎麼不疼你就疼也還放在心裡那  
裡就這般顯出來月娘陰人也死了不管那有惡氣沒惡

氣就口過着口那等叫喚不知甚麼張致他可可見來三  
年沒過一日好日子鎮日教他挑水挨磨來深心孟玉樓  
道李大姐倒也罷了倒吃他爹恁三等九格的玉樓之  
說着只見陳敬濟手裡拿着九疋水光絹說爹教娘每身  
各房裡手帕剩下的與娘每做裙子夫非月娘收了絹便  
道姐夫你去請你爹進來扒口子飯這咱七八晌午他茶  
水還沒嚐着哩敬濟道我是不敢請他頭裡小廝請他吃  
飯差些沒一脚踢殺了我又惹他做甚麼又補月娘道你  
不請他等我另使人請他來吃飯良久呷過玳安來說道  
你爹還沒吃飯哭這一日了你你拿上飯去趁溫先生在道

里陪他吃些見玳安道請應二爹和謝爹去了等他來陪  
娘這里使人拏飯上去消不的他几句言語管情爹就吃  
了吳月娘說道碎嘴的因根子你是你爹肚裡蛔虫俺每  
這幾個老婆倒不如你了你怎的知道他兩個來纏吃飯  
玳安道娘每不知爹的好朋友大小酒席兒那遭少了他  
兩個爹三錢他也是三錢爹一星他也是二星爹隨問怎  
的着了惱只他到學說兩句話兒爹就眉花眼笑的已渡  
二說了一回棋童兒請了應伯爵謝希大二人來到進門  
撲倒靈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那有仁義的娘子被金  
蓮和玉樓罵道賊油嘴的因根子俺每都是沒仁義的見

無怨尤之難二人哭畢扒起來，西門慶與他同禮，兩個又哭了。  
 說道哥煩惱煩惱，一面讓至廂房內，與溫秀才叙禮坐下。  
 先是伯爵問道：「嫂子是甚麼時候歿了？」西門慶道：「正丑時  
 斷氣。」伯爵道：「我到家已是四更多了，房下問我，我說看臨  
 臨，嫂子這病已在七八了，不想剛睡下就做了一夢。」  
 為一部夢字起頭夢見哥使大官兒來請我，說家裡吃慶官酒，教  
 我急上來，到見哥穿着一身大紅衣服，向袖中取出兩根  
 玉簪兒與我瞧。瓶墜却以簪折點睛大妙是知說一根折  
 後黃真人明言黃上傷心也  
 了我瞧了半日，對哥說：「可惜了，這折了是玉的，完全的倒  
 是硝子石。」哥說：「兩根都是玉的。」迷者自以為然我醒了，就知道此

夢做的不好，房下見我只顧啞嘴，便問你和誰說話。我道：「  
 你不知，等我到天曉告訴你。」等到天明，只見大官兒到了，  
 戴着白教，我只顧跌脚。描自果然哥有孝服，西門慶道：「我昨  
 夜也做了個夢，又一和你這個一樣兒。夢見東京翟親  
 家那里寄送了六根簪兒。伯爵兩根，單指瓶蓮，西門  
 六根，却單為麗兒一人。內有  
 一根硃折了，我說：「可惜了。」醒來正告訴房下，不想前邊斷  
 了氣，好不睜眼的天，撒的我真好苦。寧可教我西門慶死  
 了，眼不見就罷了。到明日一時半刻想起來，你教我怎不  
 心疼？平時我又沒曾虧欠了人，天何今日奪吾所愛之甚  
 也。非此教語亦不知報應之當先是一個孩兒沒了，今日他又長伸脚

去了、我還活在世上做甚麼、又是透雖有錢過北斗成何  
大用伯爵道哥你這話就不是了、我這嫂子與你是那樣  
夫妻、熱突<sup>七</sup>死了、怎的不心疼、爭耐你偌大家事、轉一又居  
着前程、轉二這一家大小、泰山也似靠着、你若有好歹、怎  
麼了得、就是這些嫂子、轉三都沒主兒、常言一在三在一亡  
三亡哥你聰明伶俐人、何消兄弟每說、轉四就是嫂子他青  
春年少、你疼不過、轉五越不過他的情、成了服令僧道念几  
卷經、大發送葬埋、在文裡哥的心也盡了、也是嫂子一場  
的事、再還要怎樣的哥、你且把心放開、果是生當時被伯  
爵一席話說的西門慶心、地透徹、茅塞頓開、也不哭了、須

與拿上茶來吃了、便喚玳安後邊說去、看飯來、我和伯爵  
二爹溫師父謝爹吃、伯爵道哥原來還未吃飯、哩西門慶  
道、自你去了、亂了一夜、到如今誰嘗甚麼兒來、伯爵道哥  
你還不吃飯、這個就糊突了、常言道寧可折本、休要飢損  
死的、自死了、存者還要過日子、哥要做個張也、是  
教語撥開君子路

第六十三回

這篇文字。特七爲醜西門無耻與一班無耻逐臭者。然却又是一篇一氣承上起下的文字。

傳真觀戲。特七相對。蓋爲一百回地也。夫人死而曰真。假中之真。何以謂之真。乃必傳之。瓶兒之生。何莫非戲。乃於戲中動悲。其痴情纏綿。卽至再世。猶必沉淪慾海。故必幻化。方可了此一段淫邪公案也。

寫月娘。叫敬濟來家吃飯。雖聞七一語。却寫盡敬濟在西門家。無人防微杜漸。日深其奸。與衆婦女熟滑。而雖有金蓮之私。無一人疑而指之也。看文當于閒

處信然信然。

篇內凡段文字。自首至吃飯。收家伙。是一段。上回餘文也。來保請画師來。至小童拿插屏出門。是一段。正文喬大戶看木頭。至合家大小哭了一場。是一段。小殮文字。自來興買冥衣等件。至打銀爵。是設靈一段。自與伯爵定喪禮。至各遵守去訖。是派人一段。自皇庄內相送竹木。至七間榜棚。是搭棚一段。請報恩寺僧。是念經。每日兩個茶酒。是開喪。自爲兩小段。自花大舅去。至春鴻兩個服侍。是下半日一段。至天明梳洗。至第二日。清晨爲一段。夏提刑來。是一段。吳銀兒。

是一段。到三日念經一段。昌孝一段。大殮一段。題主一段。衆人上紙一段。插入桂姐首七。和尚念經一段。插入吳道官送影來一段。午間衆人上祭一段。過入觀戲之脈。胡府尹上祭一段。鄭月兒一段。晚夕衆人伴宿。正說觀戲。至末。是一段。雖插三妓。然總是一段文字也。試看他于瓶兒一七。曲七寫來無事不備。無人不來。總爲西門一死詳畧之間。特七作照。此回猶是第一熱鬧文字。不是冷局也。

觀戲寫春梅出色。寫西門是正意。寫金蓮是暢意。寫春梅蓋爲玉簫。模神非如別回。寫春梅寫金蓮。蓋爲

如意露線。非如別回寫金蓮也。

戲中乃因寄丹青而悲。然則一線穿却。言其真如戲也。

必用玉簫女兩世姻緣記。明言玉簫之所以有此人。特爲春梅而設也。何則。開卷出春梅。則以玉簫爲大丫頭而出之。至前出春梅。必云。一玉簫一春梅。後文護短撒潑。必云。玉簫過舌。然則吹放江梅者。玉簫也。吹散江梅者。亦玉簫也。至于書童瓶兒生子。始來瓶兒一死。卽去。始終乎瓶兒者。非書童之始終乎瓶兒。乃玉簫合書童而始終乎瓶兒也。蓋言簫與書合爲

蕭疎之風。瓶墜簪折。花事零落。東風恩怨。總不分明。故此回寫西門悲。而下回卽云私挂一帆風。篇內寫花子由。夫妻重孝。直是沒理到極處。却是遙照武松至于子由。叫姐夫更奇。

先寫銀兒。再寫桂兒。再寫月兒。此處將三人一總。瓶兒妾也。一路寫其奢借之法。全無月娘。寫盡市井無禮之態。

玉簫小玉。皆月娘婢也。而月娘皆不能防閑。令其有私。月娘之爲人可知。作者之罪。月娘亦可知。上祭者。吳大舅。劉學官。花千戶。段親家。相連成文。言



如此行喪禮。目無月娘也。留與人學說談論也。花費了西門慶也。斷絕了以前所攀之親家也。閒筆成趣。玉簫記却用小玉推玉簫一筆作兩筆用。總罪月娘也。看戲既寫衆男客。又寫衆女客。總爲西門死作親總。是閒熱不是冷淡。又與生子後上坟文中遙對。

第六十三回

韓畫士傳真作遺愛

西門慶觀戲動深悲

詩曰

香七美人違。

遙七有所思。

幽明千里隔。

風月兩邊時。

相對春那劇。

相望景偏遲。

當繇分別久。

夢來還自疑。

話說西門慶被應伯爵勸解了一回拭淚令小廝後邊看飯去了。不一時吳大舅吳二舅都到了。靈前行禮畢與西門慶作揖道及煩惱之意請至廂房中與衆人同坐玳安

走至後邊向月娘說如何，我說娘每不信，怎的應二爹來  
了一席話說的爹就吃飽了。金蓮道：玳安自與月娘說，你  
却用金蓮答妙。這賊積年久慣的囚根子，鎮日在外邊替他做牽頭，有個  
拿不住他性兒的玳安道：從小兒答應主子，不知心腹。  
娘問道：那幾個陪他吃飯？玳安道：大舅二舅，總來和溫師  
父連應二爹，謝爹，韓夥計，姐夫共爹八個人哩。月娘道：請  
你姐夫來後邊吃罷了。月娘處也也擠在上頭。玳安道：姐  
夫坐下了。一語寫盡月娘分付你和小厮往廚房裡拿飯  
去，你另拿甌兒粥與他吃，怕清早晨不吃飯，代安道：可有  
誰止我在家都使出報喪買東西，王經又使他往張親家

爹那里借雲板去了。月娘道：書童那奴才和你拿去，是  
相打了他紗帽，展翅兒。玳安道：書童和畫童兩個在靈前  
一個打磬，一個伺候焚香，燒紙哩。春鴻爹又使他眼責四  
換絹去了，嫌絹不好，要換六錢一疋的破孝。月娘道：論起  
來五錢的也罷，又巴巴兒換去。已為書童文道：你叫下畫  
童兒那小奴才和他快拿去，只顧還挨甚麼。玳安于是和  
畫童兩個大盤大碗拿到前邊安放。八仙桌席眾人正吃  
着飯，只見平安拿進手本來，稟夏老爹差寫字的，送了三  
班軍衛來這裡，答應西門慶看了，分付討三錢銀子賞他，  
寫期服生帖兒，回你夏老爹多謝了，一面吃畢飯，收了家

伏只見來保請的畫師韓先生來到西門慶與他行畢禮  
說道煩先生揭白傳個神子見那韓先生道小人理會得  
吳大舅道動手遲了些只怕面容壞了韓先生道也不妨  
就是揭白也傳得正吃茶畢忽見平安來報門外花大舅  
來了西門慶陪花子繇靈前哭涕了一回見畢禮教與衆  
人一處因問甚麼時候西門慶道正丑時斷氣臨死還伶  
伶俐上說話見剛睡下了頭起來瞧就沒了氣兒因見韓  
先生傍邊小童拿着屏插袖中取出描筆顏色來花子繇  
道姐夫如今要傳個神子西門慶道我心裡疼他少不得  
留個影像兒早晚看着題念他題念兒一面分付後邊堂

客躲開掀起帳子領韓先生和花大舅衆人到跟前這韓  
先生揭起千秋旛打一觀看見太子瓶兒勒着鴉青手帕雖  
故久病其顏色如生姿容不改黃膩上的背唇兒紅潤可  
愛那西門慶繇不的掩淚而哭來保與琴童在傍捧着屏  
插顏色韓先生一見就知道了衆人圍着他求畫應伯爵  
便道先生此是病容乎昔好時還生的面容飽滿姿容秀  
麗帶開技量單  
在此等處韓先生道不須尊長分付小人知道敢問  
老爹此位老夫人前者五月初一日曾在岳廟裡燒香親  
見一面可是不補寫燒香總寫  
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  
西門慶道正是那時還好  
哩先生你用心想着傳畫一軸大影一軸牛身靈前供養

我送先生一疋段子，十個銀子。韓先生道：老爹分付小人，無不用心。須臾描染出來，半身來端的。玉貌幽花，秀麗肌膚，嫩玉生香，拿與眾人看，就是一幅美人圖兒。西門慶看了，分付玳安拿與你娘每瞧去，看看好不好。有那些兒不是說來好，改玳安拿到後邊，向月娘道：爹說叫娘每瞧去。月娘道：成精搗人，也不知死到那里去了。又描起影來，了。自是月娘口角潘全蓮接說道：那個是他的兒女，畫下影傳下神，好替他磕頭。禮畢，到明日，六個老婆死了，畫六個影，纔好。自是金蓮口角孟玉樓和李嬌兒接過來觀看，說道：大娘你來

看李大姐這影，倒像好時模樣打扮的。鮮紅的，只是嘴唇略畧，畫了些。月娘看了道：這左邊額頭畧低了些，他的眉角還灣些。虧這漢子搗白怎的畫來。玳安道：他在廟上曾見過六娘一面，剛纔想着就畫到這等模樣。少頃只見王經進來，說道：娘每看了，就教拿出去。喬親家爹來了，等喬親家爹瞧哩。玳安走到前邊，向韓先生道：裡邊說來，嘴唇畧畧了些，左額角稍低些，眉還要畧放灣些。兒韓先生道：這一個不打緊，隨即取描筆改過了，呈與喬大戶瞧。喬大戶道：親家母這幅尊像，真畫得好，只少了口氣兒。畫美人者云：要活起來，此之少口氣兒是已死轉去。西門慶滿心歡喜，一面遞了三鍾酒。

與韓先生管待了酒飯，又教取出一疋尺頭，十兩白金，與韓先生教他先攢造出半身來，就要挂大影，不悞出殯，就是了。俱要用大青大綠冠袍齊整綾裱牙軸。韓先生道：「不必分付小人知道，領了銀子教小童拿着插屏拜辭出門。」喬大戶與眾人又看了一回做成的棺木，便道：「親家母，今日小殮罷了，西門慶道：『如今作作行人來，就小殮大殮，還等到三日，喬大戶吃畢茶，就告辭去了。』不一時，作作行人來，伺候紙劄打捲鋪下衣衾。西門慶要親與他開光明，強○活○時○氣○着陳敬濟做孝子，此書無所不用其假故孝子亦假與他抵了日。西門慶旋尋出一顆明珠，安放在他口裡。登時小殮停當，照前停

放端正，合家大小哭了一場。為上文無敘哭一來興又早

冥衣舖裡做了四座堆金瀝粉捧盆，巾盟櫛毛女兒，一邊

兩座擺下靈前的爇爐、商瓶、燭臺、香盒，教錫匠打造停當，

擺在桌上，耀日爭輝。又兌了十兩銀子，教銀匠打了三付

銀爵盞，西門家豈無銀爵此處現打總致珍重之意又與應伯爵定管喪禮簿

籍，先兌了五百兩銀子，一百吊錢來，委付與韓夥計管帳，

一人管帳賁四與來興兒管買辦，二人兼管外廚房兼二

一人一事應伯爵謝希大溫秀才甘駁計輪番陪待吊客，四批崔

本專管付孝帳，孝帳一事來保管外庫房，外庫房一人一事王經營

酒房，酒一人一事道固王經二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

役，獨佳有六兒人情在內春鴻與畫童專管靈前伺

候靈前二平安與四名排軍單管人來打雲板捧香紙亦

靈前雜事五又叫一個寫字帶領四名排軍在大門首記

門簿門簿五值念經日期打傘挑幡幢亦兼管雜事都派委

已定寫了告示貼在影壁上各遵守去訖細只見皇庄上

薛內相差人送了六十根杉條三十條毛竹三百領蘆蓆

一百條麻繩是熱鬧非冷落事西門慶賞了來人五錢銀子拿期

服生回帖兒打發去了分付搭採匠把棚起脊搭大些留

兩個門走喪把影壁夾在中間前廚房內還搭三間罩棚

罩棚大門首紮七間榜棚榜請報恩寺十一眾僧人先念倒

頭經每日兩個茶酒伺候茶水王經所管者酒房耳此方是茶酒正司點得錯落之

甚花大舅吳二舅坐了一回起身去了西門慶交溫秀才

寫孝帖兒要刊去令寫荆婦齋逝溫秀才悄七拿與應伯

爵看伯爵道這個礼上說不通見在如今吳家嫂子在正

室如何使得這一出去不被人議論就是吳大哥心內也

不自在伯爵一爭等我慢七再與他講你且休要寫着陪

坐至晚各散歸家去了已死西門慶晚夕也不進後邊

去就在李瓶兒靈傍裝一張涼床拿圍屏圍着獨自宿歇

止春鴻書童兒近前伏侍天明便往月娘房裡梳洗大明

穿戴了白唐巾孝冠孝衣白襪白履鞋經帶隨身豈侍

第二日清晨然則西門梳洗尚是頭一夏提刑就來探

喪弟問慰其節哀西門慶還禮畢溫秀才相陪待茶而去  
到門首分付寫字的好差答應是武官查有不到的排軍  
呈來衙門內懲治說與騎馬去了與西門死何干戶一西  
門慶令溫秀才發帖兒差人請各親眷三日誦經早來吃  
齋後晌鋪排來收拾道場懸掛佛像不必細說那日吳銀  
兒打听得知坐轎子來靈前哭泣上紙到後邊月娘相接  
吳銀兒與月娘磕頭哭道六娘沒了我通一字不知就沒  
個人兒和我說聲兒可憐傷感人也孟玉樓道你是他乾  
女兒他不好了這些時你就不來看他看兒吳銀兒道好  
三娘我但知道有個不來看的說句假就死了委實不知

道月娘道你不來看你娘他倒還出牽着你留下件東西  
兒與你做一念兒我替你收着哩因令小玉你取出來與  
銀姐看小玉走到裡面取出包袱打開是一套段子衣服  
兩根金頭簪兒一枝金花銀瓶終始煞把吳銀兒哭的淚  
如雨點相似方哭說道我早知他老人家不好也來伏侍  
兩日兒娘死而女不說畢一面拜謝了月娘月娘待茶與  
他吃留他過了三日去又是和尚打起磬子道場  
誦經挑出紙錢去合家大小都披麻帶孝奇陳敬濟穿重  
孝經巾奇佛前拜禮街坊隣舍親朋長官都來帶問上紙  
祭奠者不論其數陰陽徐先生舉來伺候大發祭告已畢

抬屍入棺西門慶交吳月娘又尋出他四套上色衣服來  
裝在棺內四角又安放了四錠小銀子見花子繇說姐夫  
倒不消安他在裡面金銀日久定要出世倒非久遠之計  
西門慶不肯定要安放不一時放下了七星板閣上紫蓋  
件作四面用長命丁一齊釘起來一家大小放聲號哭西  
門慶亦哭的呆了三番口口聲聲只叫我的年小的姐七  
再不得見你了良久哭畢至此方管待徐先生齋饌打發  
去了闔家夥計都是中帶孝服行香之時門首一片皆白  
溫秀才贊禮北邊杜中書來題銘旌杜中書名子春號雲  
野原侍真宗寧和殿今坐閉在家西門慶備金帛請衆在

捨棚安排奠盒西門慶親遞三杯酒應伯爵與溫秀才相  
陪鋪大紅官紵題旌西門慶要寫詔封錦衣西門恭人李  
氏柩十一字一路寫其伯爵再三不肯說見有正室夫人  
在如何使得杜中書道曾生過子於禮也無碍講了半日  
去了恭字改了室人溫秀才道恭人係命婦有爵室人乃  
室內之人只是個渾然通常之稱于是用白粉題畢詔封  
二字貼了金懸於靈前又題了神主叩謝杜中書管待酒  
饌拜辭而去題主自作一段總寫目那日喬大戶吳大舅  
花大舅韓姨夫沈姨夫各家都是三牲祭桌來燒紙男喬  
大戶娘子并吳大娘子二娘子花大娘子坐轎子來吊喪



祭祀哭泣女月娘等皆孝髻頭鬚繫腰麻布孝裙出來回  
禮舉哀可讓後邊待茶擺齋惟花大妗子與花大舅便是  
重孝直身更奇更可笑方可餘者都是輕孝那日李桂姐  
打听得知坐轎子也來上紙看見吳銀兒在這裡說道你  
几時來的怎的也不會我會兒好人兒原來只顧你又照  
時桂兒認活的不顧人銀兒認認女吳銀兒道我也不知道娘  
死的亦不顧人俱是熱中情事  
沒了早知也來看上了月娘後邊管待俱不必細說須臾  
過了看七到首七首七又是報恩寺十六衆上僧朗僧官  
爲首座引領做水陸道場誦法華經拜三昧水懺觀彌陀  
計無不畢集那日玉皇廟吳道官來上紙吊孝就二七

經生意西門慶留在捲棚內吃齋忽見小廝來報韓先生  
送半身影來衆人觀看但見頭戴金翠圓冠雙鳳珠子挑  
牌大紅粧花袍兒白馥七臉兒儼然如生西門慶見了滿  
心歡喜此喜懸掛材頭衆人無不誇獎只少口氣兒一面  
護捲棚內吃齋囑付大影還要加工夫些韓先生道小人  
隨筆潤色豈敢粗心西門慶厚賞而去午間喬大戶來上  
祭猪羊祭品金銀山段帛綵繪冥紙炷香共約五十餘拾  
是開熱不是冷地弔高擺鑼鼓細樂吹打纓七喧闐而至  
可笑的西門慶與陳敬濟穿孝衣在靈前還祀喬大戶邀了  
尚舉人朱堂官吳大舅劉學官花千尸段親家六字妙絕  
蓋云花費

千戶斷絕親家七八位親朋各在靈前上香三獻已畢俱  
也衆親祭七一跪听陰陽生讀祝文曰

維政和七年歲次丁酉九月庚申朔越二十二日辛巳  
眷生喬洪等謹以剛鬣柔毛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親家母西門孺人李氏之靈曰嗚呼孺人之性寬裕温  
良治家勤儉御衆慈祥克全婦道譽動鄉邦閨闈之秀  
蘭蕙之芳夙配君子効聘鸞鳳藍玉已種浦珠已光正  
期諧琴瑟於有求享弥壽於無疆胡爲一病夢斷黃梁  
善人之歿孰不哀傷弱女襁褓沐愛姻壻不期中道天  
不從願鴛伴失行恨隔幽冥莫親行藏悠七情誼寓此

一觴靈其有知來格來歆尚饗

官客祭畢回礼畢讓捲棚內桌席官待然後喬大戶娘子  
崔親家母朱堂官娘子尚舉人娘子段大姐衆堂客女眷  
祭奠地弔鑼鼓靈前弔鬼判隊舞吳月娘陪着哭畢請去  
後邊待茶設席三湯五割俱不必細說喬家堂客西門慶  
正在捲棚內陪人吃酒忽前邊打的雲板响答應的慌七  
張七進來稟報本府胡爺上紙來了寫一在門首下轎子班無  
此如慌的西門慶連忙穿孝衣靈前伺候即使温秀才衣  
巾素服出迎左右先俸進香紙然後胡府尹素服金帶進  
來許多官吏圍隨扶衣擡帶到了靈前春鴻跪着捧的香

高上的上了香展拜兩祀西門慶便道老先生請起多有  
勞動連忙下來回禮胡府尹道令夫人几時沒了學生昨  
日纔知吊遲吊遲西門慶道側室一疾不救辱承老先生  
枉吊温秀才在傍作揖畢請到所上待茶一杯胡府尹起  
身温秀才送出大門上轎而去胡家上祭人吃至後晚方  
散又我第二日乃第院中鄭愛月兒家來上紙愛月兒進  
至靈前燒了紙月娘見他抬了八盤餅饊三牲湯飯來祭  
奠月兒祭連忙討了一疋整絹孝裙與他月娘吳銀兒與  
李桂姐都是三錢奠儀銀兒桂姐祭告西門慶說西門慶  
道值甚麼每人都與他一疋整絹就是了一總也却又是一  
為下同壽書童

地月娘邀到後邊房裡擺茶管待過夜晚夕親朋夥計來  
伴宿是熱叫了一起海盜子弟搬演戲文李銘吳惠鄭奉  
鄭春都在這裡答應西門慶在大棚內放十五張桌席為  
首的就是喬大戶吳大舅吳二舅花大舅沈姨夫韓姨夫  
倪秀才温秀才任醫官李智黃四應伯爵謝希大祝實念  
係寡嘴白賚光常時節傳自新韓道國甘出身賁第傳吳  
舜臣兩個外甥實二十還有街坊六七位人虛六七人總  
作照內會中六人除吳與恩雲裡守做官去花子虛已死  
連西門十位則此日亦筭會中全到然則九人皆在獨子  
虛一人死耳子虛死而瓶兒亦死重復將會中人一齊提  
出見十兄弟生死相聚散如此與娶瓶兒時總提一樣深  
意都是開桌兒點起十教枝大燭來堂客便在靈前圍着

圍屏垂簾放桌席往外觀戲。當時眾人祭奠畢。會中祭西門慶與敬濟回畢。禮安席上坐下。邊戲子打動鑼鼓搬演的是韋臯玉簫女兩世姻緣。收住瓶兒。玉環記不一時。弔場生扮韋臯唱了一回下去。貼旦扮玉簫又唱了一回下去。厨役上湯飯割鵝。應伯爵便向西門慶說我聞的院裡姐兒三個在這裡。何不請出來與喬老親家老舅席上遞盃酒兒。他倒是會看戲文。倒便益了他。西門慶便使玳安進入說去請他姐兒三個出來。喬大戶道這個却不當他來弔喪。如何叫他遞起酒來。是禮却不是禮。不是正徑。伯爵道老親家你不知相這樣。小淫婦兒別要鬧着他快與

我牽出來你說應二爹說六娘沒了。只當行孝順也該與俺每人遞杯酒兒。俵口偏有理。玳安進去半日說聽見應二爹在坐都不出來。哩伯爵道既恁說我去罷。走了兩步又回坐下。特寫伯爵為子虛一哭。西門慶笑道你怎的又回。了伯爵道我有心待要扯那三個小淫婦出來等我默兩句。出了我氣。我總去落後。又使玳安請了一遍。三個總慢條七出來。都一色穿着白綾對衿襖兒。藍段裙子。與瓶兒赴會穿子向虛孝一樣妙絕。席上不端正。拜了拜兒。笑嘻嘻立在傍邊。應伯爵道俺每在這裡。你如何只顧推三阻四不肯出來。那三個也不答應。向上邊遞了回酒。設一席坐着。下邊鼓樂响動。閉目

上來生扮韋臯淨扮包知本向到拘欄裡玉簫家來那媽  
兒出來迎接包知本道你去叫那姐兒出來媽云包官人  
你好不着人俺女兒等閒不便出來說不得一個請字兒  
你如何說叫他出來又挿入院本真是出沒不定之筆如走盤珠也那李桂姐向  
席上笑道這個姓包的就和應花子一般就是個不知趣  
的寒味兒伯爵道小淫婦我不知趣你家媽怎喜歡我桂  
姐道他喜歡你過一邊兒西門慶道看戲罷且說甚麼再  
言語罰一大盃酒那伯爵絕不言語了那戲子又做了一  
回並下所內左邊吊簾子看戲的是吳大妗子二妗子楊  
姑娘潘姥七吳大姨孟大姨吳舜臣媳婦鄭三姐段大姐

外客并本家月娘姊妹右邊吊簾子看戲的是春梅玉簫  
蘭香迎春小玉都擠着觀看那打茶的鄭紀正拿着一盤  
菓仁泡茶從簾下過被春梅叫住問道拿茶與誰吃鄭紀  
道那邊大妗子娘每要吃這春梅取一盞在手不想小玉  
聽見下邊扮戲的旦兒名字也叫玉簫明便把玉簫拉着  
說道淫婦你的孤老漢子來了鴉子叫你接客哩你還不  
出去使力往外一推直推出簾子外映春梅手裡拿着茶  
推潑一身罵玉簫怪淫婦不知甚麼張致都頑的這等把  
人的茶都推潑了早是沒曾打碎盞兒寫玉簫却爲春梅出色蓋玉簫受約  
而金梅西門慶听得使下來安兒來問誰在裡面喧嚷春  
將散矣

梅坐在椅上道、你去就說玉簫浪淫婦見了漢子、這等浪  
極力寫春梅却又寫玉簫一筆作兩筆用矣那西門慶問了一回、亂着席上遞  
酒就罷了、月娘便走過那邊、教落小玉、你出來這一日也  
往屋裡瞧、去都在這里、屋裡有誰、小玉道、大姐剛纔後  
邊去的兩位師父、也在屋裏坐着、月娘道、教你們賊狗胎  
在這里看、就恁惹是招非的、不快春梅之語、早為申二姐作引春梅見  
月娘過來、連忙立起身來說道、娘、你問他、都一個、只像  
有風病的、狂的通沒些成色兒、嘻嘻、哈、也不顧人看見  
那月娘教落了一回、仍過那邊去了、那邊喬大戶、與倪秀  
才先起身去了、沈姨夫、與任醫官、韓姨夫、也要起身、被應

伯爵攔住道、東家、你也說聲兒、俺每倒是朋友、不敢散一  
個親家、却要去、沈姨夫、又不隔門、不隔門是韓姨夫、與任  
大人、花大舅、都在門外、這咱晚三、更天氣、門也還未開、慌  
的甚麼、未開門又是都來大坐回兒、左右、關目、還未了哩、  
西門慶、又令小廝、提四、鐺麻姑酒、放在面前、說、列位、只了  
此四、鐺酒、我也不留了、因拿大賞鍾、放在吳大舅、面前、說  
道、那位、離席、破坐、說起身者、任大舅、奉罰、于是眾人、又復  
坐下了、兩番寫筆方奇橫西門慶、令書童、催促子弟、快吊、關目、上  
來、分付、揀着、熱鬧處、唱罷、須臾、打動、鼓板、扮末的、上來、請  
問、西門慶、寄、真容、那一、摺、可要、唱、西門慶、道、我、不、管、你、只

要熱鬧貼旦扮玉簫唱了回西門慶看唱到今生難會面  
因此上寄丹青一句。借玉環記掩映如七忽想起李瓶兒  
病時模樣不覓心中感觸起來止不住眼中淚落袖中不  
住取汗巾兒搽拭又早被潘金蓮在簾內冷眼看見一典  
月娘瞧說道。真典瓶兒進門開花筵時金蓮挑月娘大娘  
你看他好個沒來頭的行貨子如何吃着酒看見扮戲的  
哭起來孟玉樓道你聰明一場這些兒就不知道了樂有  
悲歡離合想必看見那一段兒觸着他心他覩物思人見  
安思馬絕吊淚來金蓮道我不信。映語打談的弔眼淚替古  
人就憂這些都是虛他若唱的我淚出來我謔筭他好戲

子總是月娘道六姐悄上兒咱每所罷玉樓因向大妗子  
道俺六姐不知怎的只好快說嘴那戲子又做了一回約  
有五更時分眾人齊起身西門慶拿大杯攔門遞酒款留  
不住俱送出門看收了家伙留下戲廂明日有刘公七薛  
公七來祭奠還做一日。藕斷衆戲子答應管待了酒飯歸  
下處歇去了李銘等四个亦歸家不題西門慶見天色已  
將曉就寤後邊歇息去了。又是一夜正是得多少  
紅日映窗寒色滾  
淡烟籠竹曙光微

第六十四回

人知春梅爲四女樂中第一人不知作者已先極力描寫一玉簫也。蓋瓶者養花之物而簫者歌舞之器。悲歡皆可寄情于中。故生子加官必寫玉簫失壺而私書童于此起。蓋藏淫泆之調于簫中歡也。瓶兒一死即使奸情敗露。書童遠去是藏離別之調于簫中悲也。此是作者特以簫聲之悲歡離合寫銀瓶之存亡爲一部大開目處也。

玉簫必隨月娘是作者特誅月娘閨範不嚴無端透漏春消息以致有金蓮敬濟雪娥等事。故以玉簫安



放月娘房中深罪月娘也。

三章約者。了作者自言此後半部。皆散場之詞。所爲離歌三疊。而烟水茫茫云者。正渭城之景也。夫極力寫金瓶梅三人今死其一矣。已後自然一一散去。不再出一筆。寫其合聚來也。故此處以玉簫三章約一點明之。

瓶兒死。而書童去。春鴻去。而春梅別。兩兩相映。蓋送歸鴻。而爲梅開之候。瓶兒墜。而琴書冷矣。故瓶兒與書童一時并寵。而藏壺必用琴童也。

玉簫人金蓮手中。雖爲梅開之兆。然試以金蓮所品

之名思之。又月娘之所必爭者也。故後文撒潑。以玉簫話起。

月下吹簫。玉樓人悄。蓮漏頻催。春梅映雪。一瓶春酒。已罄。此時此際。琴書在側。不忍作送鴻迎燕之句。真大難爲情。故用作書以消遣也。此又作者之心。篇內接叙二太監講朝政。蓋爲下文引見朝房地也。

第六十四回

玉簫跪受三章約

書童私挂一帆風

詩曰。

玉殞珠沉思悄然

明中流淚暗相憐

常圖蛺蝶花樓下

記效鴛鴦翠幕前

祇有夢魂能結雨

更無心緒學非烟

朱顏皓齒歸黃土

脈土空尋再世緣

話說衆人散了已有雞唱時分西門慶歇息去了玳安拿了一大壺酒几碟下飯在舖子裡還要和傅夥計陳敬濟同吃傅夥計老頭子熬到這咱已是坐不住搭下鋪就倒

在炕上向玳安道：你自和平安吃罷。陳姐夫想也不來了。玳安叫進平安來，兩個把那酒你一鍾我一盞都吃了。收過家伙，平安便去門房裡睡了。玳安一面關上舖子門，上炕和傅夥計兩個對廝脚兒睡下。傅夥計因問話向玳安說道：聞中一話你六娘沒了，這等棺槨念經發送也勾他。最有神理了。玳安道：他的福好，只是不長壽。俺爹饒使了這些錢，還使不着俺爹的哩。俺六娘嫁俺爹，不過你老人家他帶了多少帶頭來，別人不知道。我知道銀子休說，只金珠玩好，玉帶繚環，髮髻值錢的寶石，也不知有多少。爲甚俺爹心裏疼，不是疼人是疼錢。映盜財也若說起六娘的性格兒，一

家子都不如他，又謙讓，又和氣，見了人只是一面兒笑。來也不曾呵俺，每一呵並沒失口罵俺，每一句奴才。映金蓮罵使俺每買東西，只拈塊兒俺每，但說娘拿等子，你稱七他，便笑道：拿去罷。稱甚麼？你不留落，留甚麼來？只要替我買。值着這一家子，那個不借他銀使？只有借出來，沒有個還進去的。還也能不還也罷。俺大娘和俺三娘使錢也好，只是五娘和二娘，慳吝的緊。他當家俺每就遭瘟來，會勝買東西，也不與你個足數。綁着鬼一錢銀子，只稱九分半着緊，只九分俺每莫不賠出來。傅夥計道：就是你大娘還好些。玳安道：雖故俺大娘好，毛司火性兒，一回家好娘兒每。

親七噠七說話兒你只休惱着他不論誰他也罵你几句  
兒總不如六娘萬人無怨又常在爹跟前替俺每說方便  
兒隨問天來大事俺每央他央兒對爹說無有個不依此  
又吸動書童只是五娘行動就說你看我對爹說不說把這打  
只提在口裏如今春梅姐又是個合氣星天生的都在他  
一屋裏傅夥計道你五娘來這裏也好几年了玳安道你  
老人家是知道的想的起他那咱來的光景哩他一個親  
娘也不認的來一遭要便捨的哭了家去點明打狗如今磨鏡一日  
六娘死了這前邊又是他的世界明日那個管打掃花園  
乾淨不乾淨還吃他罵的狗血噁了頭哩便渡三兩個說

了一回那傅夥計在枕上勦勦就睡着了百性中偏有等神細之筆  
玳安亦有酒了合上眼不知天高地下直至紅日三竿都  
還未起來原來西門慶每常在前邊靈前睡早辰玉簫出  
來收疊牀鋪西門慶便往後邊梳頭去書童鬆着頭要便  
和他兩個在前邊打牙犯嘴互相嘲鬪半日纔進後邊去  
補出深罪月娘不想這日西門慶歸上房歇去玉簫趕沒人起來  
深罪月娘暗七走出來與書童約了走在花園書房裏幹營生  
月娘春梅月娘婢而後文如彼今玉簫月娘婢也又如此  
去了後小玉亦月娘婢也而後文如彼月娘之房月娘其  
閨範何不料潘金蓮起的早驀地走到所上只見靈前灯  
兒也沒了大柵裏丟的桌椅橫三豎四沒一個人兒画只

有畫童兒在那里掃地。金蓮道：賊囚根子乾淨，只你在这里都往那里去了？畫童道：他每都還沒起來哩。金蓮道：你且丟下茗帚到前邊對你姐夫說，有白絹拿一疋來。你潘姥也還少一條孝裙子，再拿一副頭鬚繫腰來。與他他今日家去。畫童道：怕不俺姐夫還睡哩。等我問他去。良久回來道：姐夫說不是他的首尾。書童哥與崔本哥管孝帳，娘尚書童哥要就是了。金蓮道：知道那奴才往那去了？你去尋他來。畫童向廂房裏瞧了，瞧說道：畧過廂房總在這里來。敢往花園書房裏梳頭去了。金蓮說道：你自掃地，等我自家問這囚根子要去。因走到花園書房內，忽然聽見裏面有

人笑聲推開門，只見書童和玉簫在床上，止幹得好哩。罵道：好囚根子，你兩個幹得好事，說得兩個做手脚不迭。齊跪在地下哀告。金蓮道：賊囚根子，你且拿一疋孝絹一疋布來，打發你潘姥化家去。着書童連忙拿來，遞上。金蓮還歸房來，那玉簫跟到房中，打旋磨兒跪在地下，央及五娘千萬休對爹說。金蓮便問賊狗肉，你和我實說從前已往偷了几遭，一字兒休瞞我。便罷那玉簫便把和他偷的緣由說了一遍。金蓮道：既要我饒你，你要依我三件事。又與西門一曉。玉簫道：娘饒了我，隨問几件事，我也依娘。金蓮道：第一件，你娘房裏但凡大小事兒，就來告我。說你不

說我打听出來定不饒你。月娘家法如此第二件我但想  
你要甚麼你就稍出來與我第三件你娘向來沒有身孕  
如今他怎生便有了。心深玉簫道不瞞五娘說俺娘如此這  
般吃了薛姑子的衣胞符藥便有了潘金蓮一一听記在  
心總不對西門慶說了書童見潘金蓮冷笑領進玉簫去  
了知此事有几分不諧向書房厨櫃內收拾了許多手帕  
汗巾挑牙簪紐并收的人情他自已也備有十來兩銀子  
又到前邊櫃上誑了傅夥計二十兩只說要買孝絹逕出  
城外顧了長行頭口到馬頭上搭在鄉里船上往蘇州原  
籍家去了正是

撞碎玉籠飛彩鳳

頓開金鎖走蛟龍

那日李桂姐吳銀兒鄭愛月都要家去了薛內相劉內相  
早辰差人抬三牲桌面來祭奠燒紙二內相又每人送了一  
兩銀子伴宿分資叫了兩個唱道情的來白日裏要和  
西門慶坐坐。活是緊等着要打發孝絹尋書童兒要鑰匙  
一地裏尋不着傅夥計道他早辰問我櫃上要了二十兩  
銀子買孝絹去了口稱爹分付他孝絹不勾敢是向門外  
買去了西門慶道我並沒分付他如何問你要銀子一面  
使人往門外絹舖找尋那里得來月娘向西門慶說我情  
這奴才有些蹺蹊不知弄下甚麼磅兒拐了几兩銀子走

了深罪你月娘那書房裏還大瞧上只怕還拿甚麼去了西門慶走到兩個書房裏都瞧了只見庫房裏鑰匙挂在牆上大櫥櫃裏不見了許多汗巾手帕并書札銀子挑牙細扣之類西門慶心中大怒叫將該地方官役來分付各處三街兩巷與我訪緝那里得來正是

不獨懷家歸興急 五湖烟水正茫茫

那日薛內相從晌午就坐轎來了西門慶請下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相陪先到靈前上香打了個問訊然後與西門慶叙禮說道可傷可傷如夫人是甚病兒反觀西門歿了西門西門慶道不幸患崩瀉之疾破了多謝老公公費心薛

內相道沒多兒將就表意罷了因看見挂的影說道好位標致娘子又點正好青春享福只是去世太早些溫秀才在傍道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窮通壽夭自有個定數雖聖人亦不能強薛內相扭回頭來見溫秀才穿着衣巾因說道此位老先兒是那學裏的妙絕秀才溫秀才躬身道學切勿怪生不才備名府痒薛內相道我瞧七娘子的棺木兒活是西門慶即令左右把兩邊帳子撩起薛內相進去觀看了太監一遍極口稱贊道好付板兒請問多少價買的西門慶道也是舍親的一付板學生回了他應伯爵道請老公公試估估那里地道其麼名色薛內相仔細看了說此

板不是建昌就是付鎮遠伯爵道就是鎮遠也值不多薛  
內相道最高者必定是楊宣榆伯爵道楊宣榆單薄短小  
怎麼看得過此板還在楊宣榆之上名喚做桃花洞在於  
湖廣武陵川中昔日唐漁父入此洞中曾見秦時毛女在  
此避兵是個人跡罕到之處奉承得可笑然則漁父之此  
舟亦載不許多棺材料也此  
板七尺多長四寸厚二尺五寬還看一半親家分上還要  
了三百七十兩銀子哩公公你不曾看見解開噴鼻香的  
裏外俱有花色薛內相道是娘子這等大福總享用了這  
板俺每內官家到明日死了還沒有這等發送哩吳大舅  
道老公公好說與朝廷有分的人享大爵祿俺們外官焉

能趕的上老公公日近清光代萬歲傳宣金口見今童老  
爺加封王爵子孫皆服蟒腰玉何所不至哉薛內相便道  
此位會說話的兄喜極請問上姓西門慶道此是妻兄吳大  
哥見居本衛千戶之職薛內相道就是此位娘子令兄麼  
總是反西門慶道不是乃賤荆之兄薛內相復於吳大舅  
聲諾說道吳大人失瞻看了一回西門慶讓至捲棚內正  
面安放一把交椅薛內相坐下打茶的拿上茶來吃了薛  
內相道劉公公怎的這咱還不到叫我答應的迎上去青  
衣人跪下稟道小的邀劉公公去來劉公公轎已伺候下  
了便來也薛內相又問道那兩個唱道情的來了不曾西



門慶道：「早上就來了，叫上來，不一時走來，面前磕頭。」薛內相道：「你每吃了飯，不曾？」那人道：「小的每吃了飯了。」薛內相道：「既吃了飯，你每今日用心答應我，重賞你。」西門慶道：「公公學生，這裏還預備着一起戲子，唱與老公公听。」薛內相問：「是那里戲子？」西門慶道：「一班海鹽戲子。」薛內相道：「那齣聲哈刺，誰曉的他唱的是甚麼？」絕妙那酸子每在寒窓之下，三年受苦，九載遨遊，背着琴劍書箱，來京應舉，得了個官，又無妻小在身邊，便希罕他這樣人。忽然放筆將讀書人一寫是絕你我一個人光身漢，老內相要他做甚麼？温秀才在傍邊笑說道：「老公公說話太不近情了，居之齊則齊聲，居之楚則楚。」

楚聲老公公處於高堂，廣廈豈無一動其心哉？已心焉這薛內相便拍手笑將起來道：「我就忘了温先兒在這裏，你每外官原來只護外官，温秀才道：『雖是士大夫，也只是秀才做的。』老公公砍一枝損百林，兔死狐悲，物傷其類，薛內相道：『不然，一方之地，有賢有愚，正說着，忽左右來報劉公公下轎了。』吳大舅等出去迎接進來，向靈前作了揖，叙禮已畢，薛內相道：「劉公公，你怎的這咱纔來？」劉內相道：「北邊徐回家來拜望，陪他坐了一回，打發去了一面分席，坐下左右遞茶上去，因問答應的，祭奠桌面兒都擺上了，不曾下邊人說，都擺停當了。」劉內相道：「咱每去燒了紙罷。」西門

慶道老公公不消多禮頭裏已是見過禮了劉內相道此  
來爲何還當親祭上當下左右捧過香來兩個內相上了  
香遞了三鍾酒拜下去西門慶道老公公請起于是拜了  
兩拜起來西門慶還了禮復至捲棚內坐下然後收拾安  
席遞酒上坐兩位內相分左右坐了吳大舅溫秀才應伯  
爵從次西門慶下邊相陪子弟鼓板响動遞了閉目揭帖  
兩位內相看了一回揀了一段劉智遠白兔記先陪一唱  
句妙  
了還未几摺心下不耐煩一面叫上兩個唱道情的去打  
起漁鼓並肩朝上高聲唱了一套韓文公雪擁藍關故事  
下去與娶瓶兒鬧華筵時唱  
韓湘子尋叔對針爲鎖內相便與劉內相兩個說

說話兒道劉哥你不知道昨日這八月初十日下大雨如  
住雷電把內裏凝神殿上鴟尾裝碎了說死了許多宮人  
朝廷大懼命各官修省逐日在上清宮宣精靈疏建醮禁  
屠十日如此便爲  
修省乎法司停刑百官不許奏事修省乃不許  
奏事不知何  
處修省昨日大金遣使臣進表要割內地三鎮依着蔡京那  
老賊就要許他对其子而罵其  
父太難爲情掣童掌事的兵馬交都御  
史譚積黃安十大使節制三邊兵馬又不肯還交多官計  
議昨日立冬萬歲出來祭太廟太常寺一員博士名喚方  
軫早晨打掃看見太廟磚縫出血殿東北上地陷了一角  
寫表奏知萬歲科道官上本極言童掌事大了宦官不可

封王如今馬上差官拿金牌去取童掌事回京劉內相道  
你我如今出來在外做土官那朝事也不干咱每俗語道  
咱過了一日是一日便塌了天還有四個大漢天下艱事人如此干  
古同到明日大宋江山官情被這些酸子弄壞了天下壞事人如此干  
此千古王十九咱每只吃酒天下鬱悶人如此千古同慨  
因叫唱道情的上來分付你唱個李白好貪杯的故事一  
心事都付酒杯那人立在席前打動漁鼓又唱了一回直  
吃至日暮時分分付下人看轎起身西門慶款留不住送  
出大門喝道而去回來分付點起燭來把桌席休動留下  
吳大舅應伯爵溫秀才坐的又使小廝請傅夥計甘夥計

韓道國賁第傳崔本和陳敬濟復坐叫上子弟來分付還  
我着昨日玉環記上來一語接轉上用几回院本作因向  
伯爵道內相家不曉的南戲滋味早知他不听我今日不  
留他伯爵道哥到辜負你的意思內臣斜局的營生他只  
喜藍閑記搗喇小子山歌野調那里曉的大閑目悲歡離  
合于是下邊打動鼓板將昨日玉環記做不完的招數一  
一緊做慢唱都搬演出來西門慶令小廝席上頻斟美酒  
伯爵與西門慶同桌而坐便問他姐兒三個還沒家去怎  
的不叫出來遞杯酒兒西門慶道你還想那一夢兒他每  
去的不耐煩了伯爵道他每在這里住了有兩三日西門

慶道吳銀兒住的久了傷心富日衆人坐到三更時分搬戲已完方起身各散西門慶邀下吳大舅明日早些來陪上祭官員與了戲子四兩銀子打發出門到坎日周守備判都監張團練夏提刑合衛許多官員都合了分資辦了一副猪羊吃桌祭奠合衛祭祭入有札生讀祝西門慶預備酒席李銘等三個小優兒伺候答應到晌午只听鼓响祭札到了吳大舅應伯爵温秀才在門首迎接只見後擁前呼描神處往往在此衆官員下馬在前所換衣服良久把祭品擺下衆官齊到靈前西門慶與陳敬濟還札七生喝札三獻畢跪在傍邊頌祝祭畢西門慶下來謝札已畢吳大舅等讓

衆官至捲棚內寬去素服待畢茶就安席上坐觥籌交錯懇勸酒李銘等三個小優兒銀箏檀板上彈唱衆官次飲直到日暮方散與上同接連三席一時寫來令人五色瞇目却無一筆犯手何等大力西門慶還要留吳大舅衆人坐吳大舅道各人連日打攪姐夫也辛苦了各自歇息去罷細當時告辭回家正是

天上碧桃和露種

日邊紅杏倚雲栽

家中巨富人趨附

手內多時莫論才

